

舊

唐

書

二  
一

新到  
知  
知  
知

PDG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六

劉

昉

等修

姚崇

宋璟

姚崇本名元崇陝州硤石人也父善意貞觀中任雋州都督元崇爲孝勸挽郎應下筆成章舉授濮州司倉五遷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填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超遷夏官侍郎又尋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聖曆初則天謂侍臣曰往者周興來俊臣等推勘詔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叛逆國家有法朕豈能違中間疑有枉濫更使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朕不以爲疑即可其奏近日周興來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逆者然則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濫耶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身死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爲功天下號爲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今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輒有動搖被問者若翻又懼遭其毒手將軍張虔勗李安靜等皆

是也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鋤兇豎朝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更無反逆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若後有徵驗反逆有實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則天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其日遣中使送銀千兩以賜元崇時突厥吐利元崇構逆則天不欲元崇與之同名乃改為元之俄遷鳳閣侍郎依舊知政事長安四年元之以母老表請解職侍養言甚哀切則天難違其意拜相王府長史罷知政事俾獲其養其月又令元之兼知夏官尚書事同鳳閣鸞臺三品元之上言臣事相王知兵馬不便臣非惜死恐不益相王則天深然其言改為春官尚書是時張易之請移京城大德僧十人配定州私置寺僧等苦訴元之斷停易之屢以為言元之終不納由是為易之所譖改為司僕卿知政事如故使充靈武道大揔管神龍元年張柬之桓彥範等謀誅易之兄弟適會元之自軍還都遂預謀以功封梁縣侯賜實封二百戶則天移居上陽

官中宗率百官就閭起居王公已下皆欣躍稱慶元之獨鳴咽流涕彥範東之謂元之曰今日豈是啼泣時恐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歲久乍此辭違情發於衷非忍所得昨預公誅兇逆者是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辭違舊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終節緣此獲罪實所甘心無幾出爲亳州刺史轉常州刺史睿宗即位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尋遷中書令時玄宗在東宮太平公主干預朝政宋王成器爲閑廐使岐王範薛王業皆掌禁兵外議以爲不便元之同侍中宋璟密奏請令公主往就東都出成器等諸王爲刺史以息人心睿宗以告公主公主大怒玄宗乃上疏以元之璟等離間兄弟請加罪乃貶元之爲申州刺史再轉揚州長史淮南按察使爲政簡肅人吏立碑紀德俄除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在新豐驛召元之代郭元振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復遷紫微令避開元尊號又改名崇進封梁國公固辭實封乃停其舊封特賜新封一百戶先是中宗時公主外戚皆奏請度人爲僧



尼亦有出私財造寺者富戶強丁皆經營避役遠近充滿至是崇  
奏曰佛不在外求之於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全趙羅什多藝不  
救於二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發心慈  
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茲人令壞正法上  
納其言今有司隱括僧徒以偽濫還俗者萬二千餘人開元四年  
山東蝗蟲大起崇奏曰毛詩云秉彼蠹賊以付炎火又漢光武詔  
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蝗賊以及蠹賊此並除蝗之義也蟲  
既解畏人易爲驅逐又苗稼皆有地主救護必不辭勞蝗既解飛  
夜必赴火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除之可盡承山東百姓  
皆燒香禮拜設祭祈恩眼看食苗手不敢近自古有討除不得者  
祇是人不用命但使齊心勸力必是可除乃遣御史分道殺蝗汴  
州刺史倪若水執奏曰蝗是天災自宜修德劉聰時除既不得爲  
害更深仍拒御史不肯應命崇大怒牒報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  
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蟲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

豈無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飢饉將何自安幸勿遲  
迴自招悔悵若水乃行焚瘞之法獲蝗二十四萬石投汴渠流下  
者不可勝紀時朝廷喧議皆以驅蝗爲不便上聞之復以問崇崇  
曰庸儒執文不識通變凡事有違經而合道者亦有反道而適權  
者昔魏時山東有蝗傷稼緣小忍不除致使苗稼揔盡人至相食  
後秦時有蝗禾稼及草木俱盡牛馬至相噉毛今山東蝗蟲所在  
流滿仍極繁息實所稀聞河北河南無多貯積儻不收獲豈免流  
離事繫安危不可膠柱縱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陛下好生  
惡殺此事請不煩出勅乞容臣出牒處分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  
並請削除上許之黃門監盧懷慎謂崇曰蝗是天災豈可制以人  
事外議咸以爲非又殺蟲太多有傷和氣今猶可復請公思之崇  
曰楚王吞蛭厥疾用瘳叔敖殺蚺其福乃降趙宣至賢也恨用其  
犬孔丘將聖也不愛其羊皆志在安人思不失禮今蝗蟲極盛驅  
除可得若其縱食所在皆空山東百姓豈擬餓殺此事崇已面經

奏定訖請公勿復爲言若救人殺蟲因緣致禍崇請獨受義不仰  
關懷愼旣庶事曲從音亦不敢逆崇之意蝗因此亦漸止息是時  
上初即位務修德政軍國庶務多訪於崇同時宰相盧懷慎源乾  
曜等但唯諾而已崇獨當重任明於吏道斷割不滯然縱其子光  
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引賓客受納饋遺由是爲時所譏時有  
中書主書趙誨爲崇所親信受蕃人珍遺事發上親加鞫問下獄  
處死崇結奏其罪復營救之上由是不悅其冬曲赦京城勅文特  
標誨名令決杖一百配流嶺南崇自是憂懼頻面陳避相位薦宋  
璟自代俄授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居月餘玄宗將幸東都而  
太廟屋壞上召宋璟蘇頌問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畢  
誠不可行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  
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崩壞恐  
神靈譴以東行不便耶崇對曰太廟殿本是符堅時所造隋文帝  
創立新都移宇文朝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氏舊制歲月滋深

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旣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  
相會不是緣行乃崩且四海爲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中不甚豐  
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爲人行幸豈是無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  
供擬不可失信於天下以臣愚見舊廟旣朽爛不堪修理望移神  
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發上曰卿  
言正合朕意賜絹二百匹令所司奉七廟神主於太極殿改新廟  
車駕乃幸東都因今崇五日一叅仍入閤供奉甚承恩遇後又除  
太子少保以疾不拜九年薨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文獻  
崇先分其田園令諸子姪各守其分仍爲遺令以誡子孫其略曰  
古人云富貴者人之怨也貴則神忌其滿人惡其上富則鬼瞰其  
室虜利其財自開闢已來書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無咎者  
未之有也故范蠡疎廣之輩知止足之分前史多之況吾才不逮古  
人而久竊榮寵位逾高而益懼恩彌厚而增憂往在中書講疾  
虛憊雖終匪懈而諸務多闕薦賢自代屢有誠祈人欲天從音蒙

哀允優游園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未有能至王逸少云俛仰之間已爲陳迹誠哉此言皆見諸達官身亡以後子孫旣失覆蔭多至貧寒斗尺之間參商是競豈唯自玷仍更辱先無論曲直俱受嗤毀莊田水碾旣衆有之遞相推倚或致荒廢陸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所以預爲定分將以絕其後爭吾靜思之深所歎服昔孔丘亞聖母墓毀而不修梁鴻至賢父亡席卷而葬昔楊震趙杏盧植張奐皆當代英達通識今古咸有遺言屬以薄葬或濯衣時服或單帛幅巾知具魂去身貴於速朽子孫皆遵成命迄今以爲美談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於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爲忠孝以儉薄爲慳惜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誦可爲痛哉可爲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何煩厚葬使傷素業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復何用違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資吾身亡後可殮以常服四時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愛冠衣必不得將入棺墓紫衣玉帶足便於身念爾等勿復

違之且神道惡奢冥塗尚質若違吾處分使吾受戮於地下於  
汝心安乎念而思之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執本與什對翻姚  
興造浮屠於永貴里傾竭府庫廣事莊嚴而興命不得延國亦隨  
滅又齊跨山東周據關右周則多除佛法而修繕兵威齊則廣置  
僧徒而依憑佛力及至交戰齊氏滅亡國既不存寺復何有修福  
之報何其蔑如梁武帝以萬乘爲奴胡太后以六宮入道豈特身  
戮名辱皆以亡國破家近日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傾國造寺太平  
公主武三思悖逆庶人張夫人等皆度人造寺音術彌街咸不免  
受戮破家爲天下所笑經云求長命得長命求富貴得富貴刀尋  
段段壞火坑變成池比來緣精進得富貴長命者爲誰生前易知  
尚覺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徵且五帝之時父不葬子兄不哭弟  
言其致仁壽無夭橫也三王之代國祚延長人用休息其父臣則彭  
祖老聃之類皆享遐齡當此之時未有佛教豈抄經鑄像之力設  
齋施物之功耶宋書西域傳有名僧爲白黑論理證明白足解沉

疑宜觀而行之且佛者覺也在乎方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何必溺於小說惑於凡僧仍將喻品用爲實錄抄經寫像破業傾家乃至施身亦無所悛可謂大惑也亦有緣亡人造像名爲追福方便之教雖則多端功德須自發心旁助寧應獲報遞相欺誑成風俗損耗生人無益二者假有通才達識亦爲時俗所拘如來普慈意存利物損衆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餘必不然矣且死者是常古來不免所造經像何所施爲夫釋迦之本法爲蒼生之大弊汝等各宜警策正法在心勿效見女子曹終身不悟也吾亡後必不得爲此弊并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從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須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餘財爲無益之枉事亦不得妄出私物徇追福之虛談道士者本以玄牝爲宗初無趨競之教而無識者慕僧家之有利約佛教而爲業勸尋老君之說亦無過齋之文抑同僧例失之彌遠汝等勿拘鄙俗輒屈於家故等身沒之

後亦教子孫依吾此法云十七年重贈崇太子太保崇長子彝開元  
初光祿少卿次子昇坊州刺史少子弁少而脩謹開元末爲禮部  
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相牛仙客薨彝男閣爲侍御史仙客  
判官見仙客疾亟逼爲仙客表請以弁及兵部侍郎盧奐爲宰相  
代已其妻因中使奏之玄宗聞而怒之閣決死弁出爲永陽太守奐  
爲臨淄太守玄孫合登進士第授武功尉遷監察御史位終給事中  
宋璟邢州南和人其先自廣平徙焉後魏吏部尚書弁七代孫也  
父玄撫以璟貴贈邢州刺史璟少耿介有大節博學工於文翰弱  
冠舉進士累轉鳳閣舍人當官正色則天甚重之長安中倖臣張  
易之誣構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順之言引鳳閣舍人張說令證  
之說將入於御前對覆惶惑迫懼璟謂曰名義至重神道難欺必  
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緣犯顏流貶芬芳多矣或至不測吾  
必叩閤救子將與子同死努力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說感其言及  
入乃保明元忠竟得免死璟尋遷左御史臺中丞張易之與弟昌



宗縱恣益橫傾朝附之昌宗私引相工李弘泰觀占吉凶言涉不順爲飛書所告璟庭奏請窮究其狀則天曰易之等已自奏聞不可加罪璟曰易之等事露自陳情在難恕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請勒就御史臺勘當以明國法易之等久蒙驅使分外承恩臣必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則天不悅內史楊再思恐忤旨遽宣勅令璟出璟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煩宰臣擅宣王命則天意稍解乃收易之等就臺將加鞫問俄有特勅原之仍令易之等詣璟辭謝璟拒而不見曰公事當公言之若私見則法無私也璟嘗侍宴朝堂時易之兄弟皆爲列卿位三品璟本階六品在下座易之素畏璟妄悅其意虛位揖璟曰公第一人何乃下座璟曰才劣品卑張卿以爲第一人何也當時朝列皆以二張內寵不名官呼易之爲五郎昌宗爲六郎天官侍郎鄭善果謂璟曰中丞奈何呼五郎爲卿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若以親故當爲張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鄭善果一何懦哉其剛正皆此類也自是

易之等常欲因事傷之則天察其情貢以獲免神龍元年遷吏部侍郎中宗嘉璟正直仍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後言朝廷得失尋拜黃門侍郎時武三思恃寵執權嘗請託於璟璟正色謂之曰當今復于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得尚干朝政王獨不見產祿之事乎俄有京兆人韋月將上書訟三思潛通官掖將爲禍患之漸三思諷有司奏月將大逆不道中宗特令誅之璟執奏請按其罪狀然後申明典憲月將竟免極刑配流嶺南而死中宗幸西京令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帶本官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頻遭水潦百姓飢餓三思封邑在貝州專使徵其租賦璟又拒而不與由是爲三思所擠又歷杭相二州刺史在官清嚴人吏莫有犯者中宗晏駕拜洛州長史睿宗踐祚遷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春官又兼右庶子加銀青光祿大夫先是外戚及諸公主干預朝政請託滋甚崔湜鄭愔相次典選爲權門所制九流失敘預用兩年負闕注擬不足更置比冬選人大爲士庶所歎至是璟

與侍郎李乂盧從愿等大革前弊取捨平允銓綜有敘時太平公  
主謀不利於玄宗嘗於光範門內乘輦伺執政以諷之衆皆失色  
璟昌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安得有異議乃  
與姚崇同奏請令公主就東都玄宗懼抗表請加罪於璟等乃貶  
璟爲楚州刺史無幾歷魏兗冀三州刺史河北按察使遷幽州都  
督兼御史大夫尋拜國子祭酒兼東都留守歲餘轉京兆尹復  
拜御史大夫坐事出爲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仍爲五府經略使  
廣州舊俗皆以竹茅爲屋屢有火災璟教人燒瓦改造店肆自是  
無復延燒之患人皆懷惠立頌以紀其政開元初徵拜刑部尚書  
四年遷吏部尚書兼黃門監明年官名改易爲侍中累封廣平郡  
公其秋駕幸東都次永寧之峭谷馳道隘狹車騎停擁河南尹李  
朝隱知頓使王怡並失於部伍上令黜其官爵璟入奏曰陛下富有  
春秋方事巡狩一以墊隘致罪二臣竊恐將來人受艱弊於是遽令  
捨之璟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由於下請且使

待罪於朝然後詔復其職則進退得其度矣上深善之俄又令璟  
與中書侍郎蘇頌爲皇子制名及封邑并公主等邑號璟等奏曰  
王子將封三十餘國周之麟趾漢之犬牙彼何足云於斯爲盛竊以  
郊郊王等傍有古邑字臣等以類推擇謹件三十國名又王子先有  
名者皆上有嗣字又公主邑號亦選擇三十美名皆文不害意言  
足定體又令臣等別撰一佳名及一美邑號者七子均養百王至仁  
今若同等別封或緣母寵子愛骨肉之際人所難言天地之中典  
有常度昔素盞降愼夫人之席文帝竟納之愼夫人亦不以爲嫌  
美其得久長之計臣等故同進更不別封上蒙覆載無偏之德上  
稱歎之七年開府儀同三司王皎卒及將築墳皎子駙馬都尉守  
一請同昭成皇后父竇孝謚故事其墳高五丈一尺璟及蘇頌請  
一依禮式上初從之翌日又令準孝謚舊例璟等上言曰夫儉德  
之恭侈惡之大高墳乃昔賢所誡厚葬實君子所非古者墓而  
不墳蓋此道也凡人子於哀送之際則不以禮制爲思故周孔設齊

斬總免之差衣衾棺槨之度賢者俯就私懷不果且蒼梧之野驪山之徒善惡分區圖史所載衆人皆務奢靡而獨能革之斯所謂至孝要道也中官若以爲言則此理固可敦諭在外或云竇太尉墳甚高取則不遠者縱令往日無極言其事偶行令出一時故非常式又貞觀中文德皇后嫁所生女長樂公主奏請儀注加於長公主魏徵諫云皇帝之姑姊爲長公主皇帝之女爲公主既有長字合高於公主若加於長公主事甚不可引漢明故事云群臣欲封皇子爲王帝曰朕子豈敢以先帝子等時太宗嘉納之文德皇后奏降中使致謝於徵此則乾坤輔佐之間綽有餘裕豈若韋庶人父追加王位擅作鄴陵禍不旋踵爲天下笑則犯顏逆耳阿意順旨不可同日而言也況今之所載預作紀綱情旣無窮故爲之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憎頃謂金科玉條蓋以此也比來蕃夷等輩及城市閒人遞以奢靡相高不將禮儀爲意今以后父之寵開府之榮金穴玉衣之資不憂少物高墳大寢之役不畏無人百

事皆出於官一朝亦可以就而臣等區區不已以聞諒欲成朝廷之政崇國母之德化浹寰區聲光竹素儻中宮情不可奪陛下不能苦違即準一品合陪陵葬者墳高三大丈已上四丈已下降勅將同陪陵之例即極是高下得宜上謂璟等曰朕每事常欲正身以成綱紀至於妻子情豈有私然人所難言亦在於此卿等乃能再三堅執成朕美事足使萬代之後光揚我史策乃遣使賫綵絹四百匹分賜之先是朝集使每至春將還多有改轉率以爲常璟奏請一切勒還絕其僥求之路又禁斷惡錢發使分道檢括銷毀之頗招士庶所怨俄授璟開府儀同三司罷知政事明年京兆人權梁山構逆伏誅制河南尹王怡馳傳往長安窮其枝黨怡禁繫極衆久之未能使斷乃詔璟兼京兆留守并按覆其獄璟至惟罪元謀數人其餘緣梁山詐稱婚禮因假借得罪及脅從者盡奏原之十二年駕又東巡璟復爲留守上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股肱耳目今將巡洛邑爲別歷時所有嘉謨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

得失特賜綵綰等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其見重如此俄又兼吏部尚書十七年遷尚書右丞相與張說源乾曜同日拜官勅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寮玄宗賦詩褒述自寫與之二十年以年老上表曰臣聞力不足者老則更衰心無主者疾而尤廢臣昔聞其語今驗諸身況且兼之何能爲也臣自拔跡幽介欽屬盛明才不逮人藝非經國復以久承驅策歷叅試用命偶時來榮因歲積遂使再升台座三入冢司進階開府增封本郡所更中外已紊彝章逮居端揆左叨名職何者丞相官師之長任重昔時愚臣衰朽之餘用慙他日位則逾盛人則浸微盡知其然何居而可頃餽俛從政蒼黃不言實懷覆載之德冀竭涓塵之効今積羸成憊沉痾莫瘳耳目更昏手足多廢顧惟殞越寧遂宿心安可以苟徇大名仍尸重祿且留章綬不上闕庭儀形此乖禮法何設伏惟陛下審能以授爲官而擇察臣之懇詞矜臣之不逮使罷歸私第養疾衡門上弭官誘下知死所則歸

全之望獲在愚臣養老之恩成於聖代日暮途遠天高聽卑瞻望  
軒墀伏深感戀謹奉表陳乞以聞手勅許之仍令全給祿俸璟乃  
退歸東都私第屏絕人事以就醫藥二十二年駕幸東都璟於路  
左迎謁上遣榮王親勞問之自是頻遣使送藥餌二十五年薨年  
七十五贈太尉諡曰文貞子昇天寶初太僕少卿次尚漢東太守  
次渾與右相李林甫善引爲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  
採訪使次恕都官郎中劔南採訪判官依倚權勢頗爲貪暴渾  
在平原重徵一年庸調作東畿採訪使又使河南尉楊朝宗影娶  
妻鄭氏鄭氏即薛稷外孫姊爲宗婦孀居有色渾有妻使朝宗娉  
而渾納之奏朝宗爲赤尉恕在劔南有雒縣令崔珪恕之表兄妻  
美恕誘而私之而貶珪官又養刺客李晏至九載並爲人所發賊  
私各數萬貫林甫奏稱璟子渾就東京臺推恕就本使劔南推皆  
有實狀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海康郡尚其載又爲人訟其賊貶  
臨海長史其子華衡居官皆坐賊相次流貶其後渾會赦量移至



東陽郡下請託過求及役使人吏求其資課人不堪其弊訟之配流潯江郡然兄弟盡善飲詭俳優雜戲衡最麤險廣平之風教無復存矣廣德後渾除太子諭德爲物議薄之乃留寓於江嶺卒

史臣曰履艱危則易見良臣處平定則難彰賢相故房杜預創業之功不可儔匹而姚宋經武韋二后政亂刑淫頗涉履於中克全聲跡抑無愧焉

贊曰姚宋入用刑政多端爲政匪易防刑益難諫諍以猛施張用寬不有其道將何以安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六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七

劉

昉

等修

劉幽求

鍾紹京

郭元振

張說

說子均均

陳希烈附

劉幽求異州武強人也聖曆年應制舉拜闕中尉刺史不禮焉乃  
弃官而歸久之授朝邑尉初栢彥範昉暉等雖誅張易之兄弟竟  
不殺武三思幽求謂栢昉曰三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  
恐噬臍無及栢昉等不從其言後果爲三思誣構死於嶺外及韋  
庶人將行篡逆幽求與立宗潛謀誅之乃與苑惣監鍾紹京長上  
果毅麻嗣宗及太平公主之子薛崇暎等夜從入禁中討平之是  
夜所下制勅百餘道皆出於幽求以功擢拜中書舍人令參知機  
務賜爵中山縣男食實封二百戶翌日又授其二子五品官祖父俱  
追贈刺史睿宗即位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丞仍舊知政事  
進封徐國公加實封通前五百戶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宅二區地十

頃馬四匹加以金銀雜器景雲二年遷戶部尚書罷知政事月餘轉吏部尚書擢拜侍中降璽書曰頃者王室不造中宗猷代外戚專政姦臣擅國將傾社稷幾遷龜鼎朕躬與王公皆將及於禍難卿見危思奮在變能通頌贊儲君協和義士殄殲元惡放殛凶徒我國家之復存繫茲是賴厥庸甚茂朕用嘉焉故委卿以衡軸昨卿以茅土然征賦未廣寵錫猶輕昔西漢行封更擇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故加賜卿實封二百戶兼舊七百戶使夫高岸爲谷長河如帶子子孫孫傳國無絕又以卿忘軀徇難宜有恩榮故特免卿十死罪並書諸金鐵俾傳子後卿其保茲功業永作國禎可不美歟先天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幽求初自謂功在朝臣之右而志求左僕射兼領中書令俄而賈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幽求心甚不平形於言色湜又託附太平公主將謀逆亂幽求乃與右羽林將軍張暉請以羽林兵誅之仍令暉密奏玄宗曰宰相中有崔湜岑羲俱是太平公主進用

見作方計其事不輕殿下若不早謀必成大患一朝事出意外太上皇何以得安古人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唯請急殺此賊劉幽求已共臣作定謀計訖願以身正此事赴死如歸臣既職典禁兵若奉殿下命當即除翦上深以爲然暉又洩其謀於侍御史鄧光賓玄宗大懼遽列上其狀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令法官推鞠之法官奏幽求等以疎閒親罪當死玄宗屢救獲免乃詠幽求于封州暉于峯州歲餘太平公主等伏誅其日下詔曰劉幽求風雲玄感川嶽粹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日忠以成謀用若投水茂勳立艱難之際嘉話盈啓沃之初存讜直以不顧爲茲邪之所忌豐胡頗露譖端潛發元宰見逐讒人孔多旣殄羣兇方宜大化期間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知軍國事監修國史上柱國徐國公仍依舊還封七伯戶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改尚書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乃授幽求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未幾除太子少保罷知政事姚崇

素嫉忌之乃奏言幽求鬱快於散職兼有怨言貶授睦州刺史削其實封六百戶歲餘稍遷杭州刺史三年轉桂陽郡刺史在道憤恚而卒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配享睿宗廟庭建中三年重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也初爲司農錄事以工書直鳳閣則天時明堂門額九鼎之銘及諸宮殿門榜皆紹京所題景龍中爲苑惣監玄宗之誅韋氏紹京夜中帥戶奴及丁夫以從及事成其夜拜紹京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叅知機務翌日進拜中書令加光祿大夫封越國公賜實封五百戶賜物二千段馬十匹紹京既當朝用事恣情賞罰甚爲時人所惡俄又抗疏讓官睿宗納薛稷之言乃轉爲戶部尚書出爲蜀州刺史玄宗即位復召拜戶部尚書遷太子詹事時姚崇素惡紹京之爲人因奏紹京發言怨望左遷綿州刺史及坐事累貶琰川尉盡削其階爵及實封俄又歷遷溫州別駕開元十五年入朝因垂泣奏曰陛下豈不記疇昔之事耶何忍弄臣某

外永不見闕庭且當時立功之人今並已歿唯臣衰老獨在陛下豈不垂愍耶玄宗爲之惘然即日拜銀青光祿大夫右諭德久之轉少詹事年八十餘卒紹京雅好書畫古跡聚二王及褚遂良書至數十百卷建中元年重贈太子太傅

郭元振魏州貴鄉人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後掠賣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甚奇之時吐蕃請和乃授元振右武衛鎧曹充使聘於吐蕃吐蕃大將論欽陵請去四鎮兵分十姓之地朝廷使元振因察其事宜元振還上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難消息者唯吐蕃與默啜耳今吐蕃請和默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則害必隨之今欽陵欲分裂十姓去四鎮兵此誠動靜之機不可輕舉措也今若直塞其善意恐邊患之起必甚於前若以鎮不可拔兵不可抽則宜爲計以緩之藉事以誘之使彼和望未絕則其惡意亦不得頓生且四鎮之患遠甘涼之患近取捨之計實宜

深圖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內患者甘涼瓜肅是關隴之人  
久事屯戍向三十年力用竭矣脫甘涼有不虞豈堪廣調發耶夫  
善爲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夷夏晏安昇平  
可保如欽陵云四鎮諸部接界懼漢侵竊故有是請此則吐蕃所  
要者然青海吐渾密邇蘭部比爲漢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要  
者今宜報欽陵云國家非怯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要分蕃國  
之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於蕃力強易爲東擾必實無東侵  
意則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亦還吐蕃如此則  
足塞欽陵之口而事未全絕也如欽陵小有乖則曲在彼矣又西  
邊諸國款附歲久論其情義豈可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  
害未審其情實遙有分裂亦恐傷彼諸國之意非制馭之長筭也  
則天從之又上言曰臣揣吐蕃百姓倦徭戍久矣咸願早和其大將  
論欽陵欲分四鎮境統兵專制故不欲歸款若國家每歲發和親  
使而欽陵常不從命則彼蕃之人怨欽陵日深望國恩日甚設欲

廣舉醜徒固亦難矣斯亦離間之漸必可使其上下俱懷猜阻則  
天甚然之自是數年間吐蕃君臣果相猜貳因誅大將論欽陵其  
弟贊婆及兄子莽布支並來降則天仍令元振與河源軍大使夫  
蒙今卿率騎以接之後吐蕃將麴莽布支率兵入寇涼州都督唐  
休璟勒兵破之元振叅預其謀以功拜主客郎中大足元年遷涼  
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既  
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  
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自是  
寇虜不復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其  
水陸之利舊涼州粟交斛至數千及漢通收率之後數年豐稔乃  
至一匹絹余數十斛積軍糧支數十年元振風神偉壯而善於撫  
御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今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神龍中  
遷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安西大都督護時西突厥首領烏質勒部  
落強盛款塞通和元振就其牙帳計會軍事時天大雪元振立於



帳前與烏質勒言議須臾雪深風凍元振未嘗移足烏質勒年老  
不勝寒苦會罷而死其子娑葛以元振故殺其父謀勒兵攻之副  
使御史中丞解琬知其謀勸元振夜遁元振曰吾以誠信待人何  
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遁將安適乃安卧帳中明日親入虜帳哭之  
甚哀行弔贈之禮娑葛乃感其義復與元振通好因遣使進馬  
五千匹及方物制以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先是娑葛與阿  
史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兵衆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  
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於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闕啜  
行至播仙城與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相遇以悌謂之曰國  
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  
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  
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賜二公請留不  
行仍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  
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徵甲馬以助軍用旣得報讎又得存其部

落如此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闕歟然其言便勒兵攻陷于  
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賂於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  
疏曰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得通  
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直是其國中諸豪  
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故替昔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  
中大亂嫡庶競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疲癘財力困窮  
人事天時俱未稱愜所以屈志且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  
四鎮也如國力殷足之後則必爭小事方便絕和縱其醜徒來相  
吞擾此必然之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作鄉  
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頃緣默啜憑凌所應處兼四鎮兵士  
歲久貧羸其勢未能得爲忠節經略非是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  
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求吐蕃吐蕃得志忠節則在其掌握若爲復  
得事漢往年吐蕃於國非有恩有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  
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疎勒不知欲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

婆羅門等國見今攜肯忽請漢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賢人皆不願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請無厭益生中國之事故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實爲非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不以獻等並可汗子孫來即可以招脅十姓但獻父元慶叔僕羅兄倭子并斛瑟羅及懷道豈不俱是可汗子孫往四鎮以他國十姓不安請冊元慶爲可汗竟不能招脅得十姓却令元慶沒賊四鎮盡淪頃年忠節請斛瑟羅及懷道俱爲可汗亦不能招脅得十姓却遣碎葉數年被圍兵士飢餒又吐蕃頃年亦冊倭子及僕羅并拔布相次爲可汗亦不能招得十姓皆自磨滅何則此等子孫非有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人心不歸來者旣不能招攜唯與四鎮却生瘡痍則知冊可汗子孫亦未獲招脅十姓之筭也今料獻之恩義又隔遠於其父兄向來旣未樹立得感恩亦何由即遣人心懸附若自舉兵力勢能取則可招脅十姓不必要須得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稅甲稅馬以充軍用者但

往年虔瓘已曾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稅甲稅馬臣在疎勒具訪不聞得一甲入軍拔汗那胡不勝侵擾南勾吐蕃即將倭子重擾四鎮又虔瓘往入之際拔汗那四面無賊可勾恣意侵吞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爲蔽今北有娑葛強寇知虔瓘等西行必請相救胡人則內堅城壘突厥則外伺邀遮必知虔瓘等不能更如往年得恣其吞噬內外受敵自陷危道徒與賊結讎今四鎮不安臣愚揣之亦爲非計疏奏不省楚客等旣受闕啜之路乃建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持璽書便報元振除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便領甘涼巴西兵募兼徼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報娑葛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時元振在疎勒於河口柵不敢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殺嘉賓等呂守素至僻城亦見害又殺牛師獎於火燒城乃陷安西四鎮路絕楚客又奏請周以師代元振

統衆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  
葛娑葛遣元振書曰與漢本來無惡只離於闐閼而宗尚書取闐  
閼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次而來奴等豈坐受死又  
聞史獻欲來徒擾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  
娑葛狀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元振使其子鴻聞道奏其狀以  
悌竟得罪流于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爲十四姓可  
汗元振奏稱西土未寧事資安撫逗遛不敢歸京師會楚客等被  
誅睿宗即位徵拜太僕卿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雲二年同中書門下  
三品代宋璟爲吏部尚書無幾轉兵部尚書封館陶縣男時元振  
父愛年老在鄉就拜濟州刺史仍聽致仕其冬與韋安石張說等  
俱罷知政事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  
計集之所至今賴之明年復同中書門下三品及蒲肅王忠實懷貞  
等附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誅之睿宗登承天門元  
振躬率兵侍衛之事定論功進封代國公食實封四百戶賜物二千

段又令兼御史大夫持節爲朔方道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玄宗  
於驪山講武坐軍容不整坐于纛下將斬以徇劉幽求張說於馬  
前諫曰元振有翊贊大功雖有罪當從原宥乃赦之流于新州尋  
又思其舊功起爲饒州司馬元振自恃功勲怏怏不得志道病卒  
開元十年追贈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張說字道濟其先范陽人代居河東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陽弱冠  
應詔舉對策乙第授太子校書累轉右補闕預修三教珠英久視  
年則天幸三陽宮自夏涉秋不時還都說上疏諫曰陛下屯萬乘  
幸離宮暑退涼歸未降還言愚臣固陋恐非良策請爲陛下陳其  
不可三陽宮去洛城一百六十里有伊水之隔陂坂之峻過夏涉秋  
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  
費資給連雨彌旬即難周濟陛下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粟利器  
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劒戟示  
人鐔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樂必誠無

行所悔此不可止之理一也告成徧小萬方輻湊填城溢郭併插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惇老病流轉衢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此不可止之理二也池亭奇巧誘掖上心削巒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耶詩云人亦勞止訖可小康此不可止之理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所出入來往雜人甚多外無牆垣扁禁內有榛蕞谿谷猛毅所伏暴慝是憑陛下往往輕行蹇蹕不肅歷象密乘嶮巖卒然有逸獸狂夫驚犯左右豈不殆哉雖萬全無疑然人主之動不宜易也易曰思患預防願陛下爲萬姓持重此不可止之理四也今國家北有胡寇覷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小旱耕稼是憂安東地平輸漕方始臣願陛下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萬年蒼蒼群生莫不幸甚臣自度勸議十不一從何者沮盤遊之娛閒林岷之玩規遠圖而替近逼

要後利而弃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戾貴臣之意然臣血誠密奏而不愛死者不願負陛下言責之職耳輕觸天威伏地待罪疏奏不省長安初修三教珠英畢遷右史內供奉兼知考功貢舉事擢拜鳳閣舍人時麟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構陷御史大夫魏元忠稱其謀反引說令證其事說至御前揚言元忠實不反此是易之誣構耳元忠由是免誅說坐忤旨配流欽州在嶺外歲餘中宗即位召拜兵部員外郎累轉工部侍郎景龍中丁母憂去職起復授黃門侍郎累表固辭言甚切至優詔方許之是時風教頹紊多以起復爲榮而說固節懇辭竟終其喪制大爲識者所稱服終復爲工部侍郎俄拜兵部侍郎加弘文館學士睿宗即位遷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景雲元年秋譙王重福於東都構逆而死留守捕繫枝黨數百人考訊結構之狀經時不決睿宗令說往按其獄一宿捕獲重福謀主張靈均鄭愔等盡得其情狀自餘枉被繫禁者一切釋放睿宗勞之曰知卿按此獄不枉良善又不漏罪人非卿忠正豈



能如此立宗在東宮說與國子司業褚无量俱爲侍讀深見親敬  
明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是歲二月睿宗謂侍臣曰有  
術者上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卿等爲朕備之左右相顧莫能對  
說進曰此是讒人設計擬搖動東宮耳陛下若使太子監國則君  
臣分定自然窺覷路絕災難不生睿宗大悅即日下制皇太子監  
國明年又制皇太子即帝位俄而太平公主引蕭至忠崔湜等爲  
宰相以說爲不附已轉爲尚書左丞罷知政事仍令往東都留司  
說既知太平等陰懷異計乃因使獻佩刀於立宗請先事討之立  
宗深嘉納焉及至忠等伏誅徵拜中書令封燕國公賜實封二百  
戶其冬改易官名拜紫微令自則天末年季冬爲發寒胡戲中宗  
嘗御樓以觀之至是因蕃夷入朝又作此戲說上疏諫曰臣聞韓  
宣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  
今外蕃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  
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辭由余之賢哉且發寒胡未聞典故踈體跳

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洩比齊優恐非于羽  
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禮自是此戲乃絕俄而爲姚崇所構出爲  
相州刺史仍充河北道按察使俄又坐事左轉嶽州刺史仍停所  
食實封三百戶遷右羽林將軍兼檢校幽州都督開元七年檢校  
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攝御史大夫兼修國史仍賫  
史本隨軍修撰八年秋朔方大使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忠等千  
餘人時并州大同橫野等軍有九姓同羅拔曳固等部落皆懷震  
懼說率輕騎二十人持旌節直詣其部落宿于帳下召酋帥以慰  
撫之副使李憲以爲夷虜難信不宜輕涉不測馳狀以諫說報書  
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刺士見危致命是吾効  
死之秋也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九年四月胡賊康待賓率衆  
反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攻陷蘭池等六州詔王晙率兵討之仍令  
說相知經略時叛胡與党項連結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說統馬  
步萬人出合河關掩轂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党項自相殺阻

夜胡乃西遁入鐵建山餘黨潰散說招集党項復其居業副使史  
獻請因此誅党項絕其翻動之計說曰先王之道推亡固存如盡  
誅之是逆天道也因奏置麟州以安置党項餘燼其年拜兵部尚  
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仍依舊修國史明年又勅說爲朔方軍節度  
大使往巡五城處置兵馬時有康待賓餘黨慶州方渠降胡康願  
子自立爲可汗舉兵反謀掠監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兵討擒之  
并獲其家屬於木盤山送都斬之其黨悉平獲男女三千餘人於  
是移河曲六州殘胡五萬餘口配許汝唐鄧仙豫等州始空河南  
朔方千里之地說以討賊功復賜實封二百戶先是緣邊鎮兵常  
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強寇不假師衆奏罷二十餘萬勒還營農立  
宗頗以爲疑說奏曰臣久在壇場具悉邊事軍將但欲自衛及雜  
使營私若禦敵制勝不在多擁閑冗以妨農務陛下若以爲疑臣  
請以闔門百口爲保以陛下之明四夷畏伏必不慮滅兵而招寇  
也上乃從之時當番衛士浸以貧弱逃亡略盡說又建策請一切

召募強壯令其宿衛不簡色役優爲條例逋逃者必爭來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一十三萬人分繫諸衛更番上下以實京師其後曠騎是也是歲玄宗將還京而便幸并州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王業所起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東有漢武雕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隆典以爲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也上從其言及祀后土禮畢說代張嘉貞爲中書令夏四月玄宗親爲詔曰動惟直道累聞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謀猷之體政令必俟其增損圖書又藉其刊削才望兼著理合褒升考中上說又首建封禪之議十三年受詔與右散騎常侍徐堅太常少卿韋縉等撰東封儀注舊儀不便者說多所裁正語在禮志玄宗尋召說及禮官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謂說曰今與卿等賢才同宴於此宜改名爲集賢殿因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授說集賢院學士知院事及將東封授說爲右丞相兼中書令源乾曜爲左丞相兼

侍中蓋勒成岱宗以明宰相佐成王化也說又撰封禪壇頌以紀聖德初源乾曜本意不欲封禪而說固贊其事由是頗不相平及登山說引所親攝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外加階超入五品其餘官多不得上又行從兵士惟加勳不得賜物由是頗爲內外所怨先是御史中丞宇文融獻策請括天下逃戶及籍外剩田置十道勸農使分往檢察說嫌其擾人不便數建議違之及東封還融又密奏分吏部置十銓融與禮部尚書蘇頌等分掌選事融等每有奏請皆爲說所抑由是銓綜失敘融乃與御史大夫崔隱甫中丞李林甫奏彈說引術士夜解及受贓等狀勅宰臣源乾曜刑部尚書韋抗大理少卿明珪御史大夫崔隱甫就尚書省鞫問說兄左庶子光誦朝堂割耳稱寃時中書主事張觀左衛長史范堯臣並依倚說勢詐假納賂又私度僧王慶則往來與說占卜吉凶爲隱甫等所鞫伏罪說經兩宿玄宗使中官高力士視之迴奏說坐於草上於瓦器中食蓬蒿垢面自罰憂懼之甚玄宗憫之力士奏曰說曾

爲侍讀又於國有功立宗然其奏由是停兼中書今觀及慶則決  
杖而死連坐遷貶者十餘人隱甫及融等恐說復用爲已患又密  
奏毀之明年詔說致仕仍今在家修史初說爲相時立宗意欲討  
吐蕃說密奏許其通和以息邊境立宗不從及瓜州失守王君  
龜死說因獲舊州關羊上表獻之以申諷諭其表臣聞勇士冠雞  
武夫戴鶡推情舉類獲此關羊遠生越雋蓄性剛決敵不避強戰  
不顧死雖爲微物志不可挫伏惟陛下選良家於六郡求猛士於四  
方鳥不遁才獸不藏伎如蒙効奇靈圖角力天場却鼓怒以作  
氣前躑躅以奮擊跂若奔雲之交觸碎如轉石之相叩裂骨賭勝  
濺血爭雄敢毅見而衝冠鷙恨聞而擊節翼將少助明主市駿骨  
捐怒蛙之意也若使羊能言必將曰若關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  
仁無殘量力取勸焉臣緣損足未堪履地謹遣男誦金明門奉進  
立宗深悟其意賜絹及雜綵一千匹十七年復拜尚書左丞相集賢  
院學士尋代源乾曜爲尚書左丞相視事之日上勅所司供帳設音

樂內出酒食御製詩一篇以敘其事尋以修謁陵儀注功加開府儀同三司時長子均爲中書舍人次子埒尚寧親公主拜駙馬都尉又特授說兄慶王傅光爲銀青光祿大夫當時榮寵莫以爲比十八年遇疾玄宗每日令中使問疾并手寫藥方賜之十二月薨時年六十四上惜惻久之遽於光順門舉哀因罷十九年元正朝會詔曰弘濟艱難參其功者時傑經緯禮樂贊其道者人師式瞻而百度允釐旣往而千載貽範台衡軒鼎垂黼藻於當今徽策寵章播芳蕤於後葉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丞相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上柱國燕國公張說辰象降靈雲龍合契元和體其冲粹妙有釋其至蹟挹而莫測仰之彌高精義探繫表之微英辭鼓天下之動昔侍春誦綢繆歲華含春容之聲叩而盡應蘊泉源之智啓而斯沃授命興國則天衢以通濟用和民則朝政惟允司鈞揔六官之紀端揆爲萬邦之式方弘風緯俗返本於上古之初而邁德振仁不臻於中壽之福于嗟不憇旣喪斯文宣室餘談泠然在耳

殿遺草宛留其蹟言念忠賢良深震悼是使當宁撫几臨樂徹懸罷稱觴之儀遵往祔之禮可贈太師賜物五百段始立宗在東官說已蒙禮遇及太平用事諸位頗危說獨排其黨請太子監國深謀密畫肅清內難遂爲開元宗臣則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爲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選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尤長於碑文墓誌當代無能及者喜延納後進善用己長引文儒之士佐佑王化當承平歲久志在粉飾盛時其封泰山祠睢上謁五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說爲唱首而又敦氣義重然諾於君臣朋友之際大義甚篤時中書舍人徐堅自負文學常以集賢院學士多非其所司供膳太厚嘗謂朝列曰此輩於國家何益如此虛費將建議罷之說曰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池臺或玩聲色今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論刊正圖書詳延學者今麗正書院天子禮樂之司永代規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徐子之言何其隘哉玄宗知之由是薄堅說



既遭讞鑱罷知政事專集賢文史之任每軍國大事帝遣中使先訪其可否說嘗自製其父贈丹州刺史騭碑文玄宗聞之而御書其碑額賜之曰嗚呼積善之墓有文集三十卷太常謚議曰文貞左司郎中陽伯城駁議以爲不稱工部侍郎張九齡立議請依太常爲定紛綸未決玄宗爲說自製神道碑文御筆賜謚曰文貞繇是方定均垧俱能文說在中書兄弟已掌綸翰之任居父憂服闋均除戶部侍郎轉兵部二十六年坐累貶饒州刺史以太子左庶子徵復爲戶部侍郎九載遷刑部尚書自以才名當爲宰輔常爲李林甫所抑及林甫卒依輔權臣陳希烈期於必取旣而楊國忠用事心頗惡之罷希烈知政事引文部侍郎韋見素代之仍以均爲大理卿均大失望意常鬱鬱祿山之亂受僞命爲中書令掌賊樞衡李峴呂諲條流陷賊官均當大辟肅宗於說有舊恩特免死長流合浦郡

垧以主壻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嘗賜珍玩

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均曰此婦翁與女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天寶中玄宗嘗幸均內宅謂均曰希烈累辭機務朕擇其代者孰可均錯愕未對帝即曰無踰吾愛婿矣均降階陳謝楊國忠聞而惡之及希烈罷相舉韋見素代均深觖望天寶十三年正月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入朝時祿山立破奚契丹功尤加寵異祿山求帶平章事下中書擬議國忠進言曰祿山誠立軍功然眼不識字制命若行臣恐四夷輕國玄宗乃止加左僕射而已及祿山還鎮命中官高力士餞於滄坡既還帝曰祿山慰意否力士曰觀其深心鬱鬱必伺知宰相之命不行故也帝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均所告帝怒盡逐張均兄弟出均爲建安太守均爲盧溪郡司馬均爲宜春郡司馬歲中召還再遷爲太常卿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宰相韋見素楊國忠御史大夫魏方進等從朝臣多不至次咸陽帝謂高力士曰昨日蒼黃離京朝官不知所詣今日誰當至者力士曰張均兄弟世受國恩

又連戚屬必當先至房琯素有宰相望深爲祿山所器必不此來  
帝曰事未可料是日琯至帝大悅因問均均琯曰臣離京時亦過  
其舍比約同行均報云已於城南取馬觀其趣向來意不切旣而  
均弟兄果受祿山僞命均與陳希烈爲賊宰相均死於賊中

陳希烈者宋州人也精立學書無不覽開元中玄宗留意經義自  
褚无量元行冲卒後得希烈與鳳翔人馮朝隱常於禁中講老易  
累遷至秘書少監代張九齡專判集賢院事玄宗凡有撰述必經  
希烈之手李林甫知上睠待深異又以和裕易制乃引爲宰相同  
知政事相得甚歡而林甫居位日久雖陰謀姦畫足以自固亦希  
烈佐佑唱和之力也累遷兼兵部尚書左相封潁川郡開國公寵  
遇侔於林甫及林甫死楊國忠用事素忌嫉之乃引韋見素同列  
罷希烈知政事守太子太師希烈失恩心頗怏怏祿山之亂與張  
均達奚珣同掌賊之機衡六等定罪希烈當斬肅宗以上皇素遇  
賜死于家

史臣曰劉徐公負不羈之材逢抵巇之運遂能奮命決策扶力中興朝爲徒步之人夕據公侯之位苟非輕死重利不恥不義之富安及此哉郭代公張燕公解逢掖而登將壇驅貔虎之師斷獠戎之臂暨居衡軸克致隆平可謂武緯文經惟申與甫而已惜乎均均務速失節賊廷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姚宋四公皆遭無賴子弟汙圯先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希烈柔而多智長於名理竟死於名所謂離婁不見其眉睫與夫平叔太初同膏肓耳贊曰箕微去紂閔散扶昌謀不近義旋踵而亡幽求不令道濟允臧偉哉郭侯勲德煌煌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七

右丞林瑛

兩淮路提舉茶鹽司幹辦事蘇之勤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八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魏知古

盧懷慎

源乾曜

李元紘

杜暹

韓休

裴耀卿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也性方直早有才名弱冠舉進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國史長安中歷遷鳳閣舍人衛尉少卿時睿宗居藩兼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擢拜吏部侍郎仍並依舊兼修國史尋進位銀青光祿大夫明年丁母憂去職服闋授晉州刺史睿宗即位以故吏召拜黃門侍郎兼修國史景雲二年遷右散騎常侍睿宗女金仙玉真二公主入道有制各造一觀雖屬季夏盛暑尚營作不止知古上疏諫曰臣聞穀梁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人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

策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興土功以妨農又曰季夏行冬令則風寒不時語曰修己以安百姓此皆興化立理之教爲政養人之本今陛下爲公主造觀將樹功德以祈福祐但兩觀之地皆百姓之宅卒然追逼令其轉移扶老攜幼投竄無所發剔椽瓦呼嗟道路垂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群心搖搖衆口籍籍陛下爲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是以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夫如是則君之所舉可不慎歟微臣備位諫諍兼秉史筆書而不法後嗣何觀臣愚必以爲不可伏願俯順人欲仰稽天意降德音下明策速罷功役收之桑榆疏奏不納頃之又進諫曰臣聞人以君爲天君以人爲本人安則政理本固則邦寧自陛下翦除兇逆君臨寶位蒼生顚顛以爲朝有新政今風教頽替日甚一日府庫空虛人力周弊造作不息官貢日增今諸司試及貢外檢校等官僅至二千

餘人太府之布帛以殫太倉之米粟難給又金仙玉真等觀造作咸非急務臣先奏請停竟仍未止今歲前水後旱五穀不熟若至來春必甚饑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方以賑恤瘠饑拯溺須及其時又突厥爲患其來自久本無禮儀焉有誠信今雖遣使來請結婚豺狼之心首鼠何定弱則卑順強則驕逆屬草衰月滿弓勁馬肥乘中國飢虛在和親際會儻或窺犯亭鄣國家何以防之臣所論者事甚急切伏願特垂詳察睿宗嘉其切直尋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玄宗在春宮又令兼左庶子未幾遷戶部尚書餘如故明年擢拜侍中先天元年冬從上畋獵于渭川因獻詩諷曰嘗聞夏太康五弟訓禽荒我後來冬狩三驅盛禮張順時鷹隼擊講事武功揚奔走未及去翔飛豈暇翔非熊從渭水瑞雀想陳倉此欲誠難縱茲遊不可常子雲陳羽獵僖伯諫漁棠得失鑒齊楚仁恩念禹湯邕熙諒在宥亭毒匪多傷辛甲今爲史虞箴遂孔彰手制褒之曰夫詩者志之所以寫其心懷實可諷諭君主是故揚雄陳羽獵馬卿賦上林爰自風雅率由茲道



予頃向溫泉觀省風俗時因暇景掩渭而畋方開一面之羅式展三  
驅之禮躬親校獵聊以從禽豈意卿有箴規輔予不逮自非款誠夙  
著其孰能繼於此耶今賜卿物五十段用申勸獎二年累封梁國公  
竇懷貞等將謀逆也知古獨密奏其事及懷貞誅賜實封二百戶物  
五百段仍以前賞猶薄又手勅曰魏知古去年十月已前屢申啓沃  
每竭忠誠茲臣有謀預奏其非事君之節良有可嘉可更賜實封一  
百戶其年冬令往東都知吏部尚書事深以爲稱職手制曰卿以宰  
臣往知大選官人之委情寄尤切遂能端本革弊忘私徇公正色而  
行厝心不撓鏡已澈則妍媸必鑒衡已舉則輕重罔違朕遠聞之益  
用嘉歎今賜卿衣裳一副以示所懷開元元年官名改易改爲黃門  
監二年還京上屢有顧問恩意甚厚尋改紫微令姚崇深忌憚之陰  
加譏毀乃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三年卒時年六十九御史大夫宋  
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贈  
幽州都督謚曰忠知古初爲黃門侍郎表薦汨水令呂太一蒲州司

功叅軍齊澣前右內率府騎曹叅軍柳澤及知吏部尚書事又擢用  
密縣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咸累居  
清要時論以爲有知人之鑒文集七卷

盧懷慎滑州靈昌人其先家于范陽爲山東著姓祖慆爲靈昌令因  
徙焉懷慎少清謹舉進士歷監察御史吏部員外郎景龍中遷右御  
史臺中丞上䟽以陳時政得失今略載其三篇其一曰臣聞孔子曰  
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故  
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一年而人歌  
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著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三年  
而人又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  
誰其嗣之終有遺愛流芳史策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  
況其常材乎臣竊見比來州牧上佐及兩畿縣令下車布政罕終四  
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遽即遷除不論課最或有歷時未  
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耻亦何暇爲陛下宣風

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庫所以空虛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遥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陛下雖勤勞之懷宵衣旰食然僥倖路啓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寧盡至公乎此國之病也昔賈誼所謂蹠蹠之病乃小小者耳此弊久而不革臣恐爲膏肓雖和緩不能療豈蹠蹠而已哉漢宣帝綜覈名實興理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就增秩賜金以旌其能而不遷於潁川前代之美政也又古之爲吏者長子孫倉氏庾氏即其後也書云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臣望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已上不許遷除察其課効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其政績無聞及犯貪暴者免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干道矣致此之美革彼之弊易於反掌陛下何惜而不行哉其二曰臣聞尚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此省官之

義也又云官不必備惟其才又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爲官擇人之義也臣竊見京諸司員外官所在委積多者數餘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餘人代天工多不釐務廣有除拜無所裨益俸祿之費歲巨億萬空竭府藏而已豈致理之基哉方今倉庫空虛百姓凋弊河渭漕輓西給京師公私損耗不可勝紀況邊隅未靜兵革尤興節用愛人正在今日增官廣費豈曰其時儻災旱成災租稅減入水衡無貫朽之蓄京庾闕流衍之儲或疆場外守兵車遠出或收藏無歲賑救在辰此軍國之急務也陛下將何以濟之乎書云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又云不見是圖此皆慎微之深言也臣竊見員外官中或簪裾雅望或臺閣舊人或明習憲章或諳閑政要皆一時之良幹也多不司案牘空尸祿俸滯其才而不申其用尊其位而不盡其力周稱多士漢曰得人豈其然歟必有異於此矣臣望請諸司員外官有才能器識衆共聞知堪爲州牧縣宰及上佐者並請遷擢使宣力四方申其智効有老病及不堪理務者咸

從廢省使賢不肖較然殊貫此濟時之切務也安可謂行之艱哉其  
三曰臣聞天吏逸德烈於猛火貪人敗類取興大風則知冒于寵賂  
侮於鰥寡爲政之蠹莫先于茲臣竊見內外官人有不率憲章公犯  
賊污侵牟萬姓剗割蒸人鞫按非虛刑憲已及者或俄復舊資雖負  
殘削之名還膺牧宰之任或江淮嶺磧微示懲貶而徇財黷貨罕能  
俊革委以共理俟河之清臣聞明主之於萬姓也必暢以平分而無  
偏施若犯罪之吏作牧遐方便是屈法惠姦恤近遺遠矣凡左降之  
人鮮能省過必懷自弃長惡滋深則小州遠郡蠻貊夷落何負於聖  
化獨受其弊政乎昔孟嘗廉明方臨合浦隱之清絜乃莅番禺郅都  
之鎮靜朔方耿恭之輯寧疎勒誠則遐僻必擇賢良務以寧濟爲懷  
豈以遐荒見隔況邊徼之地夷夏雜處負險恃遠易擾難安彌藉循  
良以寄綏撫若委失其任官非其才凌虐黎庶侵剝蕃部小則坐致  
流亡大則起爲盜賊由此言之不可用凡材而況於滑吏乎其內外  
官人有犯賄賂推勘得實者臣望請削迹簪裾十數年間不許齒錄

書云旌別淑慝黜陟幽明即其義也若不循此道去邪有疑善政能  
官甄獎或未之徧檐賊負賄僥倖或即蒙升則賞罰無章沮勸安寄  
浮競之風轉扇廉耻之行漸墮其源不塞爲蠹斯甚疏奏不納累遷  
黃門侍郎賜爵漁陽伯先天二年與侍中魏知古於東都分掌選事  
尋徵還同中書門下三品開元三年遷黃門監懷慎與紫微令姚崇  
對掌樞密懷慎目以爲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  
宰相四年兼吏部尚書其秋以疾篤累表乞骸骨許之旬日而卒贈  
荊州大都督謚曰文成懷慎臨終遺表曰臣素無才識叨沐恩榮待  
罪樞密頗積年序報國之心空知自竭推賢之志終未克申孤負明  
恩夙夜惶懼臣染疾已久形神欲離鳬鴈之飛未爲之少而犬馬之  
志終祈上聞其鳴也哀乞求聖察宋璟立性公直執心貞固文學足  
以經務識略期於佐時動惟直道行不苟合聞諸朝野之說實爲社  
稷之臣李傑勤苦絕倫貞介獨立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幹時之材衆  
議推許李朝隱操履堅貞才識通瞻守文奉法頗懷鐵石之心事上

竭誠實盡人臣之節盧從愿清貞謹慎理識周密始終若一朝野共知簡要之才不可多得並明時重器聖代良臣比經任使微有愆失所坐者小所弃者大所累者輕所貶者遠日月雖近譴責傷深望垂矜錄漸加進用臣竊聞黃帝所以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任風力也帝堯所以光宅天下者任稷卨也且朝廷者天下之本賢良者風化之源得人則庶績其疑失士則彝倫攸斁臣每見陛下憂勞庶政勤求理道慎舉群司必期稱職使鵷鷺成列草澤無遺故得歲稔時和政平訟理此陛下用賢之明効也臣非木石早識天心瞋目不還厚恩未報黜殞之義敢不庶幾城郢之言思布愚懇上深嘉納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業器用服飾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祿俸皆隨時分散而家無餘蓄妻子匱乏及車駕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直道終始不虧不加寵贈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壹伯段米粟貳伯碩明年上還京師因校獵於城南經懷慎別業見家人方設祥齋憫其貧匱賜絹百匹仍遣中書侍郎蘇頲爲其碑文上自書焉

子奐早修整歷任皆以清白聞開元中爲中書舍人御史中丞陝州刺史二十四年玄宗幸京師次陝城頓審其能政於廳事題贊而去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人多惠愛性實謙冲亦旣利物在乎匪躬斯爲國寶不墜家風尋除兵部侍郎天寶初爲晉陵太守時南海郡利兼水陸環寶山積劉巨鱗彭果相替爲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賊鉅萬而死乃特授奐爲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貪吏斂迹人用安之以爲自開元已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休先李朝隱及奐中使市舶亦不干法加銀青光祿大夫經三年入爲尚書右丞卒弟弈亦傳清白歷御史中丞而死王事見忠義傳弈子杞德宗朝位至宰輔別有傳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隋比部侍郎師之孫也父直心高宗時爲司刑太常伯坐事配流嶺南而卒乾曜舉進士景雲中累遷諫議大夫時父廢公卿百官三九射禮乾曜上疏曰夫聖王之教天下也必制禮以正人情人情正則孝於家忠於國此道不替所以理也所以君子



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竊以古之擇士先觀射禮以明和容之義非取一時之樂夫射者別正邪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臣竊見數年已來射禮便廢或緣所司惜費遂令大射有虧臣愚以爲所費者財所全者禮故孔子云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今乾坤再闢日月貞明臣望大射之儀春秋不廢聖人之教今古常行則天下幸甚乾曜尋出爲梁州都督開元初邠王府寮吏有犯法者上令左右求堪爲王府長史者太常卿姜皎薦乾曜公清有吏幹因召見與語乾曜神氣清爽對答皆有倫序上甚悅之乃拜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尋遷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無幾轉尚書左丞四年冬擢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旬日與姚元之俱罷知政事時行幸東都以乾曜爲京兆尹仍京師留守乾曜政存寬簡不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遂失所在上令京兆追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掛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當不以此寘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

不須懼也遂入自請失官之罪上一切不問之衆咸伏乾曜臨事不  
懾而能引過在已也在京兆三年政令如一八年春復爲黃門侍郎  
同中書門下三品尋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侍中久之上疏曰臣竊見  
形要之家併求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  
男俱是京任望出二人與外官以叶均平之道上從之於是改其子  
河南府叅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絜爲鄭尉因下制曰源弼等父在  
樞近深惟謙挹恐代官之咸列慮時才之未序率先庶寮崇是讓德  
旣請外其職復降資以授傳不云乎晉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  
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云遠因令文武百寮父子兄弟三人併  
任京司者任自通容依資次處分由是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  
人俄又有上書者以爲國之執政同其休戚若不稍加崇寵何以責  
其盡心十年十一月勅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乾曜及張嘉  
貞始也乾曜後扈從東封拜尚書左丞相仍兼侍中乾曜在政事十  
年時張嘉貞張說相次爲中書令乾曜不敢與之爭權每事皆推讓

唐傳四  
之及李元紘杜暹知政事乾曜遂無所參議但唯諾署名而已初乾曜因姜皎所薦遂擢用及皎得罪爲張嘉貞所擠乾曜竟不救之議者以此譏焉十七年夏停兼侍中事其秋遷太子少師以祖名師固辭乃拜太子少傅封安陽郡公十九年駕幸東都乾曜以年老辭疾不堪扈從因留京養疾是年冬卒詔贈幽州大都督上於洛城南門舉哀輟朝二日乾曜從孫光裕亦有令譽歷職清謹撫諸弟以友義聞初爲中書舍人與楊滔劉令植等同刪定開元新格歷刑部戶部二侍郎尚書左丞累遷鄭州刺史稱爲良吏尋卒光裕子洵亦早有美稱閨門雍睦士友推之歷踐清要天寶中爲給事中鄭州刺史襄州刺史本道採訪使及安祿山反旣犯東京乃以洵爲江陵郡大都督府長史本道採訪防禦使攝御史中丞以兵部郎中徐浩爲襄州刺史本州防禦守捉使以禦之洵至鎮卒

李元紘其先滑州人世居京兆之萬年本姓丙氏曾祖粲隋大業中屯衛大將軍屬關中賊起煬帝令粲往京城以西二十四郡逐捕盜

賊粲撫循士衆甚得其心及義旗入關粲率其衆歸附拜宗正卿封  
應國公賜姓李氏高祖與之有舊特蒙恩禮遷爲左監門大將軍以  
年老特令乘馬於宮中檢校年八十餘卒謚曰明祖寬高宗時爲太  
常卿別封隴西郡公父道廣則天時爲汴州刺史時屬突厥及契丹  
寇陷河北兼發河南諸州兵募百姓騷擾道廣寬猛折衷稱爲善政  
存心慰撫汴州獨不逃散尋入爲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累封  
金城縣侯卒贈秦州都督謚曰成元紘少謹厚初爲涇州司兵累遷  
雍州司戶時太平公主與僧寺爭碾磴公主方承恩用事百司皆希  
其旨意元紘遂斷還僧寺竇懷貞爲雍州長史大懼太平勢促令元  
紘改斷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終無搖動竟執正不  
撓懷貞不能奪之俄轉好時令遷潤州司馬所歷咸有聲績開元初  
三遷萬年縣令賦役平允不嚴而理俄擢爲京兆尹尋有詔令元紘  
疏決三輔諸王公權要之家皆緣渠立磴以害水田元紘令吏人一  
切毀之百姓大獲其利又歷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十三年戶部侍

郎楊瑒白知慎坐支度失所皆出爲刺史上令宰臣及公卿已下精擇堪爲戶部者多有薦元紘者將授以戶部尚書時執政以其資淺未宜超授加中大夫拜戶部侍郎元紘因條奏人間利害及時政得失以奏之上大悅因賜衣一副絹二百匹明年擢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頃之加銀青光祿大夫賜爵清水男元紘性清儉既知政事稍抑奔競之路務進者頗憚之時初廢京司職田議者請於關輔置屯以實倉廩元紘建議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發閑人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糧於是乎有屯田其爲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須公私相換徵發丁夫徵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補失或恐未可其議遂止先是左庶子吳兢舊任史官撰唐書一百卷唐春秋三十卷其書未成以丁憂罷職至是上䟽請終其功有詔特令就集賢院修成其書及張說致仕又令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

惡國政損益一字褒貶千載稱之前賢所難事匪容易今張說在家  
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遂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  
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也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  
則典冊有憑舊章不墜矣從之乃詔說及吳兢並就史館修撰元紘  
在政事累年不改第宅僕馬弊劣未曾改飾所得封物皆散之親族  
右丞相宋璟嘗嘉歎之每謂人曰李侍郎引宋選之美才黜劉晃之  
貪冒貴爲國相家無儲積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也後與杜暹多所  
異同情遂不叶至有相執奏者上不悅由是罷知政事出爲曹州刺  
史以疾去官久之拜戶部尚書仍聽致仕二十一年疾瘳起爲太子  
詹事旬日而卒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

杜暹濮州濮陽人也父承志則天初爲監察御史時懷州刺史李文  
暕以皇枝近屬爲讎人所告承志推出之俄而文暕得罪承志坐貶  
授方義令累轉天官貲外郎旣羅織事起承志恐懼遂稱疾去官而  
歸卒于家自暹高祖至暹五代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以孝聞初舉

明經補婺州叅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以贈之暹惟受一百餘悉還之時州寮別者見而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俄授鄭尉復以清節見知華州司馬楊孚公直士也深賞重之尋而孚遷大理正暹坐公事下法司結罪孚謂人曰若此尉得罪則公清之士何以勸矣特薦之於執政由是擢拜大理評事開元四年遷監察御史仍往磧西覆屯會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史獻鎮守使劉遐慶等不叶更相執奏詔暹按其實事實時暹已迴至涼州承詔復往磧西因入突厥騎施以究虔瓘等犯狀蕃人賫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曰公遠使絕域不可失蕃人情暹不得已受之埋幕下既去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蕃人大驚虔瓘追之不及而止暹累遷給事中丁繼母憂去職十二年安西都護張孝嵩遷爲太原尹或薦暹往使安西蕃人伏其清慎深思慕之乃奪情擢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暹單騎赴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陰結突厥及諸蕃國圖爲叛亂暹密知其謀發兵捕而斬之并誅其黨與五十餘人更立君

長于聞遂安暹以功特加光祿大夫暹在安西四年綏撫將士不憚  
勤苦甚得夷夏之心十四年詔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遣中使往  
迎之及謁見又賜絹二百匹馬一匹宅一區後與李元紘不叶罷知  
政事出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歷魏州刺史太原尹二十上年幸  
北都拜暹爲戶部尚書便令暹從入京行幸東都詔暹爲京留守暹  
因抽當番衛士繕修三宮增峻城隍躬自巡檢未嘗休懈上聞而嘉  
之賜勅書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幹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肅官寮  
惠及黎庶城隍宮室隨事修營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善甚善慰朕  
懷也俄代李林甫爲禮部尚書累封魏縣侯二十八年病卒年六十  
餘詔贈尚書右丞相暹在家孝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然素無學術  
每當朝談議涉於淺近常以公清勤儉爲已任時亦矯情爲之弱冠  
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上甚悼惜之遣中使就家視  
其喪事內出絹三百匹以賜之尚書省及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  
其素約皆拒而不受太常謚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升都官員外



郎韋廉以暹有忠孝之美所謚不盡其行建議駁之太常博士裴摠  
執曰杜尚書往以墨綵受職事雖云奉國不得爲孝請依舊爲定孝  
友又詣闕陳訴上聞而更令所司詳定竟謚曰貞孝

韓休京兆長安人伯父大敏則天初爲鳳閣舍人時梁州都督李行  
褒爲部人誣告云有逆謀則天令大敏就州推究或謂大敏曰行褒  
諸李近屬太后意欲除之忽若失言禍將不細不可不爲身謀也大  
敏曰豈有求身之安而陷人非罪竟奏雪之則天俄又命御史重覆  
遂構成其罪大敏坐推反失情與知反不告同罪賜死于家父大智  
官至洛州司功休早有詞學初應制舉累授桃林丞又舉賢良玄宗  
時在春宮親問國政休對策與校書郎趙冬曦並爲乙第擢授左補  
闕尋判主爵貲外郎歷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兼知制誥出爲虢州  
刺史時虢州以地在兩京之間駕在京及東都並爲近州常被支稅  
草以納閑廐休奏請均配餘州中書令張說駁之曰若獨免虢州即  
當移向他郡牧守欲爲私惠國體固不可依又下符不許之休復將

執奏寮吏曰更奏必忤執政之意休曰爲刺史不能救百姓之弊何以爲政必以忤上得罪所甘心也竟執奏獲免歲餘以母艱去職固陳誠乞終禮制許之服闋除工部侍郎仍知制誥遷尚書右丞開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卒上令蕭嵩舉朝賢以代光庭者嵩盛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性方直不務進趨及拜甚允當時之望俄有萬年尉李美玉得罪上特令流之嶺外休進曰美玉卑位所犯又非巨害今朝廷有大姦尚不能去豈得捨大而取小也臣竊見金吾大將軍程伯獻依恃恩寵所在貪冒第宅輿馬僭擬過縱臣請先出伯獻而後罪美玉上初不許之休固爭曰美玉微細猶不容伯獻巨猾豈得不問陛下若不出伯獻臣即不敢奉詔流美玉上以其切直從之初蕭嵩以休柔而易制故薦引之休旣知政事多折正嵩遂與休不叶宋璟聞之曰不謂韓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其年夏加銀青光祿大夫十二月轉工部尚書罷知政事二十四年遷太子少師封宜陽子二十七年病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

督謚曰文忠寶應元年重贈太子太師

子洽洪泂滉皆有學尚風韻高雅洽天寶初爲殿中侍御史卒洪爲司庫員外郎洽弟渾除大理司直御史大夫王鉷犯法籍沒其家洽兄浩爲萬年主簿捕其資財有所容隱爲京兆尹鮮于仲通所發配流循州洪泂並坐貶職後遇赦量移洪爲華州長史屬安祿山反西京失守洪陷於賊賊授官將見委任洪與浩及泂滉渾同奔山谷以投行在至谷口洪浩渾及洪子四人並爲賊所擒併命於通衢洪重交友籍甚於時見者掩涕肅宗聞其重臣子能以忠而死贈太常卿浩贈吏部郎中渾贈太常少卿泂上元中爲諫議大夫滉洄別有傳裴耀卿贈戶部尚書守真子也少聰敏數歲解屬文章子舉弱冠拜秘書正字俄補相王府典籤時睿宗在藩甚重之令與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府中以備顧問府中稱爲學直及睿宗升極拜國子主簿開元初累遷長安令長安舊有配戶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儲蓄之家預給其直遂無姦僭之弊公私甚以爲便在

職二年寬猛得中及去官縣人甚思詠之十三年爲濟州刺史其年車駕東巡州當大道路里綿長而戶口寡弱耀卿躬自條理科配得所時大駕所歷凡十餘州耀卿稱爲知頓之最又歷宣冀二州刺史皆有善政入爲戶部侍郎二十年禮部尚書信安王禕受詔討契丹詔以耀卿爲副俄又令耀卿賫絹二十萬匹分賜立功奚官就部落以給之耀卿謂人曰夷虜貪殘見利忘義今賫持財帛深入寇境不可不爲備也乃令先期而往分道互進一朝而給付並畢時突厥及室韋果勒兵邀險謀劫襲之比至而耀卿已還其冬遷京兆尹明年秋霖雨害稼京城穀貴上將幸東都獨召耀卿問救人之術耀卿對曰臣聞前代聖王亦時有憂害更施惠澤活國濟人由是蒼生仰德史冊書美伏以陛下仁聖至深憂勤庶政小有飢乏降情哀矜躬親支計救其危急上玄降鑒當更延福祚是因有小災而增輝聖德也今旣大駕東巡百司扈從太倉及三輔先所積貯且隨見在發重臣分道賑給計可支一二年從東都更廣漕運以實關輔待稍充實車

駕西還即事無不濟臣以國家帝業本在京師萬國朝宗百代不易之所但爲秦中地狹收粟不多儻遇水旱便即匱乏往者貞觀永徽之際祿廩數少每年轉運不過一二十萬石所用便足以此車駕又得安居今國用漸廣漕運數倍於前支猶不給陛下數幸東都以就貯積爲國大計不憚劬勞誠憂人而行豈是故欲不往若能更廣陝運支粟入京倉廩常有三二年糧即無憂水旱今天下輸丁約有四百萬人每丁支出錢百文五十文充營窖等用貯納司農及河南府陝州以充其費租米則各隨遞任自出脚送納東都從都至陝河路艱險旣用陸脚無由廣致若能開通河漕變陸爲水則所支有餘動盈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日月旣淹遂生隱盜臣望公流相次置倉上深然其言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轉運使語在食貨志凡三年運七百萬石省脚錢十萬貫或說耀卿請進所省脚錢以明功利耀卿曰此蓋公卿盈縮之利耳不可以之求寵也乃奏充所司和市和糴等錢明年遷侍

中二十四年拜尚書左丞相罷知政事累封趙城侯時夷州刺史楊  
濬犯賊處死詔令杖六十配流古州耀卿上疏諫曰伏以聖恩天覆  
仁育庶類凡死罪之色不欲尸諸市朝全其性命流竄而已所以政  
致刑措獄無冤人曠古以來未有斯美臣愚以爲全生免死誠爲至  
化有耻且格爲訓將來苟有未安不敢緘默臣以爲刺史縣令與諸  
吏稍別人之父母風化所瞻一爲本部長官即合終身致敬決杖者  
五刑之末只施於扶扑徒隸之間官蔭稍高即免鞭撻令決杖贖死  
誠則已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法至於死天下共之刑至於辱或有  
所耻況本州刺史百姓所崇一朝對其人吏背脊加杖屈挫拘執人  
或哀憐忘其免死之恩且有傷心之痛恐非敬官長勸風俗之意又  
雜犯死罪無杖刑奏報三覆然後行決今非時不覆決杖便發儻獄或  
未盡又暑熱不耐因杖或死即是促期處分不得順時將欲生之却  
天其命又恐非聖明寬宥之意前後頻在州縣或緣犯決人每大暑  
盛夏之時決杖多死秋冬已後至有全者伏望凡刺史縣令於本部

決杖及夏暑生長之時所是杖刑並乞停減即副陛下好生之德於死者皆有再生之恩俄而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立功還詔加河西隴右兩節度使仍令經略吐蕃嘉運既承恩寵日夕酣宴不時赴軍耀卿密上疏曰伏見蓋嘉運立功破賊更委兩軍以勇果之才承戰勝之勢吐蕃小醜不足殲夷然臣近日與其同班觀其舉措精勁勇烈誠則有餘言氣矜誇恐難成事莫敖敗於蒲騷之役舉趾稍高春秋書之爲懲誠恐其有驕敵之色臣竊憂之入秋防邊日月稍逼接對人吏須識其宜今將撫邊軍未言發日若臨事始去人吏未識雖決在一時恐將非制勝萬全之道況兵未訓練不知禮法人未懷惠士未生心求其忘性命於一時憚嚴刑於少選縱威逼而進因而立功恐非師出以律久長之義又萬人性命決在將軍不得已而行之鑿凶門而即路今酣宴朝夕優渥有餘亦恐非愛人憂國之意不可不察若不可迴換即望速遣進途仍乞聖恩勗以嚴命疏奏上乃促嘉運赴軍竟以無功而還天寶元年改爲尚書右僕射尋轉左僕射

一歲薨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謚曰文獻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佶佶字弘正幼能屬文弱冠舉進士補校書郎判入高等授藍田尉時有詔命畿內諸縣城奉天時嚴郢爲京兆政尚峻暴加以朝言甚迫尹正之命急如風霆本曹尉韋重規其室方娠而疾畏郢之暴不敢以事故免佶因請代役無愆素當時義之德宗南狩佶詣行在拜拾遺轉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朝廷欲以含垢爲意佶抗議請討上深器之前席慰免三遷吏部員外歷駕部兵部郎中遷諫議大夫會黔中觀察使韋士文慘酷馭下爲夷獠所逐俾佶代之酋渠自化其後爲瘴毒所侵堅請入覲拜同州刺史徵入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兵部尚書李巽兼鹽鐵使將以使局置於本行經構已半會佶拜命堅執以爲不可遂令徹之巽恃恩而強時重佶之有守就拜吏部侍郎以疾除國子祭酒尋遷工部尚書致仕元和八年卒年六十二贈吏部尚書佶清勁溫敏凡所定交時稱爲第一流與鄭餘慶特相友善佶歿後餘慶行朋友之服搢紳美之



史臣曰魏知古盧懷慎源乾曜李元紘杜暹韓休裴耀卿悉蘊器能  
咸居宰輔或心存啓沃或志在薦賢或出愛子爲外官或止屯田於  
關輔或不受蕃人之賂或堅劾伯獻之姦或廣漕渠以充國用此皆  
立事立功有足嘉尚者也盧李杜三君子又以清白垂美簡書公孫  
弘之流也乾曜職當機密無所是非持祿保身焉用彼相  
贊曰盧魏乾曜弼違進賢裴韓李杜遠財劾姦汗簡書事清風肅然  
萬歲之後其名不刊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八

唐書列傳卷第四十九

劉 駟 案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崔日用

張嘉貞

蕭嵩

張九齡

李適之

嚴挺之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其先自博陵徙家焉進士舉初爲芮城尉大足元年則天幸長安路次陝州宗楚客時爲刺史日用支供頓事廣求珍味稱楚客之命徧饋從官楚客知而大加賞歎盛稱薦之由是擢爲新豐尉無幾拜監察御史神龍中秘書監鄭普思納女後宮潛謀左道日用遽奏劾之普思方承恩中宗不之省日用廷爭懇至詞甚抗直普思竟伏其罪時宗楚客武三思武延秀等遞爲朋黨日用潛皆附之驟遷兵部侍郎兼修文館學士中宗暴崩韋庶人稱制日用恐禍及已知玄宗將圖義舉乃因沙門普潤道士王曄密詣藩邸深

自結納替謀翼戴玄宗嘗謂曰今謀此舉直爲親不爲身日用曰此乃孝感動天事必剋捷望速發出其不意若少遲延或恐生變及討平韋氏其夜令權知雍州長史事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黃門侍郎叅知機務封齊國公食實封二百戶爲相月餘與中書侍郎薛稷不協於中書忿競由是轉雍州長史停知政事尋出爲楊州長史歷婺汴二州刺史兗州都督荊州長史因入奏事言太平公主謀逆有期陛下徃在宮府欲有討捕猶是子道臣道須用謀用力今旣光臨大寶但須下一制誰敢不從忽姦宄得志則禍亂不小上曰誠如此直恐驚動太上皇卿宜更思之日用曰臣聞天子孝與庶人孝全別庶人孝謹身節用承順顏色天子孝安國家定社稷今若逆黨竊發即大業都弃豈得成天子之孝乎伏請先定北軍次收逆黨即不驚動太上皇玄宗從其議及討蕭至忠竇懷貞之際又令權檢校雍州長史加實封通前滿四百戶尋拜吏部尚書日用嘗採毛詩大雅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因上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告成

之事手詔荅曰夫詩者動天地感鬼神厚於人美於教矣朕志之所尚思與之齊庶乎採詩之官補朕之闕且古者封禪升中告成朕以菲德未明於至道竦然以聽頗壯相如之詞惕然載懷復慙夷吾之語卿洽聞殫見溫故知新逮此發揮益彰忠懇豈非討蓬山之籍心不忘於起予因蘭殿之祥言固深於啓沃朕循環覽諷用慰于懷今賜卿衣裳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信也尋出爲常州刺史削實封三百戶轉汝州刺史開元七年差降口賦特下勅曰唐元之際逆黨搆兇崔日用當時潛論其事及于戡翦實預元謀而所食之封後以例減功旣居多特宜準初食之封與二百戶十年轉并州大都督長史尋卒時年五十贈吏部尚書諡曰昭後又贈荊州大都督子宗之襲日用才辯過人見事敏速每朝廷有事轉禍爲福以取富貴及先天已後復求入相竟亦不遂常謂人曰吾一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重專守始謀每一念之不覺芒刺在於背也日用從父兄日知亦有吏幹景雲中爲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入東都作亂羣臣

唐僖宗  
皆避難逃匿日知獨督率人吏赴留守與屯營合勢討賊重福既死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累遷京兆尹坐賊爲御史李如璧所劾左遷歙縣丞俄又歷遷殿中監日知素與張說友善說薦之奏請授御史大夫上不許遂以爲左羽林衛大將軍而以河南尹崔隱甫爲御史大夫隱甫由是與說不叶日知俄遷太常卿自以歷任年久每朝士叅集常與尚書同列時人號爲尚書裏行遂爲口實開元十六年出爲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尋以年老致仕卒諡曰襄

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鄉里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歷秦州都督并州長史爲政嚴肅甚爲人吏所畏開元初因奏事至京師上聞其善政數加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臣弟

嘉祐今授鄱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魂絕萬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持改嘉祐爲忻州刺史時突厥九姓新來內附散居太原已北嘉貞奏請置軍以鎮之於是始於并州置天兵軍以嘉貞爲使六年春嘉貞又入朝俄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賄者御史大夫王駿因而劾奏之按驗無狀上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者天子聽政於上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則天下之事無由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誦之道從之遂令減死自是帝以嘉貞爲忠嘉貞又嘗奏曰今志力方壯是効命之秋更三數年即衰老無能爲也惟陛下早垂任使死且不憚上以其明辯尤重之八年春宋璟蘇頲罷知政事擢嘉貞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數月加銀青光祿大夫遷中書令嘉貞斷決敏速善於敷奏然性強躁自用頗爲時論所譏時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龔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嘉貞所引位列清要常在嘉貞門下共議朝政時人

爲之語曰今公四俊苗呂員訓開元十年車駕幸東都有洛陽主簿王鈞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賊事發上特令朝堂集衆決殺之嘉貞促所由速其刑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皆貶黜之其冬秘書監姜皎犯罪嘉貞又附會王守一奏請杖之皎遂死于路俄而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上召侍臣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受詔巡邊中途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決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以往不可追悔佖先祗宜據狀流貶不可輕又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佖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初嘉貞爲兵部員外郎時張說爲侍郎及是說位在嘉貞下旣無所推讓說頗不平因以此言激怒嘉貞由是與說不叶上又以嘉貞弟嘉祐爲

金吾將軍兄弟並居將相之位甚爲時人之所畏憚十一年上幸太原行在所嘉祐賊汙事發張說勸嘉貞素服待罪不得入謁因出爲幽州刺史說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何相迫之甚也明年復拜戶部尚書兼益州長史判都督事勅嘉貞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旣恨張說擠已因攘袂勃罵源乾曜王叡共和解之明年坐與王守一交往左轉台州刺史復代廬從原爲工部尚書定州刺史知北平軍事累封河東侯將行上自賦詩詔百寮於上東門外餞之至州於恒嶽廟中立頌嘉貞自爲其文乃書於石其碑用白石爲之素質黑文甚爲奇麗先是嶽祠爲遠近祈賽有錢數百萬嘉貞自以爲頌文之功納其數萬十七年嘉貞以疾請就鑒東都制從之至都目瞑無所見上令鑒人內直郎田休裕郎將呂弘泰馳傳往省療之其秋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恭肅嘉貞雖久歷清要然不立田園及在定州所親有勸植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飢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亦無



用也。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沒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皆歎伏。初，嘉貞作相，薦萬年縣主簿韓朝宗，擢爲監察御史。及嘉貞卒後，十數歲，朝宗爲京兆尹，因奏曰：「自陛下臨御已來，所用宰相皆進退以禮，善始令終，身雖已沒，子孫咸在朝廷，唯張嘉貞晚年一子，今猶未登官序上，亦惘然。」遽令召之，賜名延賞，特拜左內率府兵曹參軍。德宗朝，位至宰輔，自有傳。嘉祐有幹略，自右金吾將軍貶浦陽府折衝，至二十五年爲相州刺史。相州自開元已來，刺史死貶者十數人。嘉祐訪知尉遲迴，周末爲相州摠管，身死國難，乃立其神祠，以邀福。經三考，改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鄴郡守，又加尉遲神冕服，自後郡守無患。

蕭嵩，貞觀初左僕射，宋國公瑀之曾姪孫。祖鈞，中書舍人，有名於時。嵩美鬚髯，儀形偉麗，初娶會稽賀晦女，與吳郡陸象先爲僚壻。象先時爲洛陽尉，宰相子門望甚高，嵩尚未入仕，宣州人夏榮稱有相術，謂象先曰：「陸郎十年內位極人臣，然不及蕭郎。」一門盡置官位高而

有壽時人未之許神龍元年嵩調補洛州叅軍尋而侍中扶陽王桓  
彥範出爲洛州刺史見之推重待以殊禮景雲元年爲醴泉尉時陸  
象先已爲中書侍郎引爲監察御史及象先知政事嵩又驟遷殿中  
侍御史開元初爲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澣同列皆以嵩寡學術  
未異之而紫微令姚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歷宋州刺史三遷爲尚  
書左丞兵部侍郎十五年涼州刺史河西節度王君奭恃衆每歲攻  
擊吐蕃吐蕃大將悉諾邏恭祿及燭龍莽布支攻陷瓜州城執刺史  
田元獻及君奭父壽盡取城中軍資及倉糧仍毀其城而去又攻王  
門軍及常樂縣縣令賈師順嬰城固守賊遂引退無何君奭又爲迴  
紇諸部殺之於鞏筆驛河隴震駭玄宗以君奭勇將無謀果及於難  
擇堪邊任者乃以嵩爲兵部尚書河西節度使判涼州事嵩乃請以  
裴寬郭虛已牛仙客在其幕下又請以建康軍使左金吾將軍張守  
珪爲瓜州刺史修築州城招輯百姓令其復業又加嵩銀青光祿大  
夫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嵩乃縱反間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潛通

贊普遂召而誅之明年秋吐蕃大下悉末明復率衆攻瓜州守珪出兵擊走之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張志亮引兵至青海西南馮波谷與吐蕃接戰大破之八月嵩又遣副將杜賓客率弩手四千人與吐蕃戰于祁連城下自晨至暮散而復合賊徒大潰臨陣斬其副將一人散走山谷哭聲四合露布至玄宗大悅乃加嵩同中書門下三品恩顧莫比十七年授宇文融裴光庭宰相又加嵩兼中書令自十四年燕國公張說罷中書今後缺此位四年而嵩居之常帶河西節度遙領之加集賢殿學士知院事兼修國史進位金紫光祿大夫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玄宗呼爲親家母禮儀甚盛尋又進封徐國公二十一年二月侍中裴光庭卒光庭與嵩同位數年情頗不協及是玄宗遣嵩擇相嵩以右丞韓休長者舉之及休入相嵩舉事休峭直輒不相假互於玄宗前論曲直因讓位玄宗眷嵩厚乃許嵩授尚書右丞相令罷相以休爲工部尚書尋又以嵩子華爲給事中二十四年拜太子太師及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坐賂遺中官

牛仙童貶爲括州刺史嵩嘗賄仙童李林甫發之貶青州刺史尋又追拜太子太師嵩又請老嵩性好服餌及罷相於林園植藥合鍊自適華時爲工部侍郎衡以主壻三品嵩瞋然就養十餘年家財豐贍衣冠榮之天寶八年薨年八十餘贈開府儀同三司子華天寶末轉兵部侍郎祿山之亂從駕不及陷賊僞署魏州刺史乾元元年郭子儀與九節度之師渡河攻安慶緒於相州華潛通表疏俟官軍至爲內應賊伺知之禁錮華於獄崔光遠收魏州破械出華魏人美華之惠政詣光遠請留朝廷正授魏州刺史旣而史思明率衆南下子儀懼華復陷乃表崔光遠代華召至軍中及相州兵潰華歸京仍以僞命所汙降授試秘書少監華謹重方雅綽有家法人士稱之尋遷尚書右丞乾元二年出爲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上元元年十二月制曰弼予之選審象是求天步未平廟謨尤切必資明表佇以佐時畫一之才取則不遠正議大夫前河中尹兼御史中丞充本府晉絳等州節度觀察等使上柱國嗣徐國公賜紫金魚袋蕭華公輔成名

承家繼業詞標麗則德蘊謨明再履官坊尤知至行致君望美閱相  
求能且推伊陟之賢更啓漢臣之閣還依日月佐理陰陽俾叅政於  
紫宸用建中於皇極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  
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時中官李輔國專典禁兵怙寵用事求爲宰相  
諷宰臣裴冕等薦已華頗拒之輔國怒肅宗方寢疾輔國矯命罷華  
相位守禮部尚書仍引元載代華肅宗崩代宗在諒闇元載希輔國  
旨貶華爲硤州員外司馬卒於貶所衡子復德宗朝位亦至宰輔華  
子恒悟恒子俛大和中宰輔悟子倣咸通中宰輔皆自有傳

張九齡字子壽一名博物曾祖君政韶州別駕因家于始興今爲曲  
江人父弘愈以九齡貴贈廣州刺史九齡幼聰敏善屬文年十三以  
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大嗟賞之曰此子必能致遠登進士第應舉  
登乙第拜校書郎玄宗在東宮舉天下文藻之士親加策問九齡對  
策高第遷右拾遺時帝未行親郊之禮九齡上疏曰伏以天者百神  
之君而王者之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之義蓋以敬

天命以報所受故於郊之義則不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凡事之故而闕其禮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謂成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愆廢漢丞相匡衡亦云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又云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正故春秋非之臣愚以爲匡衡仲舒古之知禮者皆謂郊之爲祭所宜先也伏惟陛下紹休聖緒其命惟新御極已來于今五載旣光太平之業未行大報之禮竊考經傳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寧將欲鑄劔爲農泥金封禪用彰功德之美允荅神祇之心能事畢行光耀帝載況郊祀常典猶闕其儀有若怠於事天臣恐不可以訓伏望以迎日之至展焚柴之禮升紫壇陳采席定天位明天道則聖朝典則可謂無遺矣九齡以才鑒見推當時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舉者咸令九齡與右拾遺趙冬曦考其等第前後數四每稱平允開元十年三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中書令與九齡同姓叙爲昭穆尤親重之常謂人曰後來詞人稱首也九齡旣欣知已亦依附焉十一

年拜中書舍人十三年車駕東巡行封禪之禮說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已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初令九齡草詔九齡言於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爲先勞舊次焉若顛倒衣裳則譏謗起矣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紱但恐制出之後四方失望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唯令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也說田事已決矣悠悠之談何足慮也竟不從及制出內外甚咎於說時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知田戶之事每有所奏說多建議違之融亦以此不平於說九齡復勸說爲備說又不從其言無幾說果爲融所劾罷知政事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尋出爲異州刺史九齡以母老在鄉而河北道里遼遠上疏固請換江南一州望得數承母音耗優制許之改爲洪州都督俄轉桂州都督仍充嶺南道按察使上又以其弟九章九臯爲嶺南道刺史令歲時伏臘皆得寧覲初張說知集賢院事常薦九齡堪爲學士以備顧問說卒後上思其言召拜九齡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副

知院事再遷中書侍郎常密有陳奏多見納用尋丁母喪歸鄉里二十一年十二月起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遷中書令兼修國史時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裨將安祿山討奚契丹敗衄執送京師請行朝典九齡奏劾曰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教戰亦斬宮嬪守珪軍令必行祿山不宜免死上特捨之九齡奏曰祿山狼子野心固有逆相臣請因罪戮之冀絕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知石勒故事誤害忠良遂放歸藩二十三年加金紫光祿大夫累封始興縣伯李林甫自無學術以九齡文行爲上所知心頗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齡屢言不可帝不悅二十四年遷尚書右丞相罷知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必問風度得如九齡否故事皆指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體羸常使持之因設笏囊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初九齡爲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至是子諒以妄陳休咎上親加詰問令於朝堂決殺之九齡坐引非其人左遷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俄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年六十八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文憲



九齡在相位時建議復置十道採訪使又教河南數州水種稻以廣屯田議置屯田費功無利竟不能就罷之性頗躁急動輒忿詈議者以此少之子極伊闕令祿山之亂陷賊不受僞命兩京克復詔加太子右贊善弟九臯自尚書郎歷唐徐宋襄廣五州刺史九章歷吉明曹三州刺史鴻臚卿九齡爲中書令時天長節百寮上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韋仁敬右庶子梁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爲當時之所稱至德初上皇在蜀思九齡之先覺下詔褒贈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乃稱其盛德飾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寔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讜言定其社稷先覺合於著策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仍遣使就韶州致祭有集二十卷九臯曾孫仲方少朗秀爲兒童時父友高郢見而奇之曰此

子非常必爲國器吾獲高位必振發之後郢爲御史大夫首請仲方爲御史歷金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爲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寃入爲度支郎中駁李吉甫謚吉甫之黨惡之出爲遂州司馬稍遷復曹鄭三郡守爲諫議大夫時鄆縣令崔發因辱小黃門敬宗赫怒付臺推鞠及元日大赦獨發不得宥仲方上疏其略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始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美之太和九年爲京兆尹將相從累者皆大戮仲方密令識之旋詔下許令收葬得認遺骸實仲方之力也是時軍人橫恣仲方脂韋坐不稱職出爲華州刺史改秘書監開成二年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謚曰成

李適之一名昌恒山王承乾之孫也父象官至懷州別駕適之神龍初起家拜左衛郎將開元中累遷通州刺史以強幹見稱時給事中韓朝宗爲按察使特表薦之擢拜秦州都督俄轉陝州刺史入爲河南尹適之性簡率不務苛細人吏便之歲餘拜御史大夫開元二十

七年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知節度事適之以祖得罪見廢父又遭  
則天所黜葬禮有闕上疏請歸葬昭陵之闕內於是下詔追贈承乾  
爲恒山愍王象爲越州都督郇國公伯父厥及亡兄數人並有襃贈  
數喪同至京師葬禮甚盛仍刊石於墳所俄拜刑部尚書適之雅好  
賓友飲酒一斗不亂夜則宴賞晝決公務庭無留事天寶元年代牛  
仙客爲左相累封清和縣公與李林甫爭權不叶適之性踈爲其陰  
中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鑛採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適之心  
善其言他日從容奏之玄宗大悅顧問林甫對曰臣知之久矣然華  
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不可穿鑿臣故不敢上言帝以爲愛已薄適  
之言踈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刑部尚書韋堅戶部尚書裴寬京兆尹  
韓朝宗悉與適之善林甫皆中傷之構成其罪相繼放逐適之懼不  
自安求爲散職五載罷知政事守太子少保遽命親故歡會賦詩曰  
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竟坐與韋堅等  
相善貶宜春太守後御史羅希奭奉使殺韋堅盧幼臨裴敦復李邕

等於貶所州縣且聞希奭到無不惶駭希奭過宜春郡適之聞其來  
仰藥而死子季卿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應制舉登博學宏詞科再  
遷京兆府鄠縣尉肅宗朝累遷中書舍人以公事坐貶通州別駕代  
宗即位大舉淹抑自通州徵爲京兆少尹尋復中書舍人拜吏部侍  
郎俄兼御史大夫奉使河南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  
之在銓衡數年轉右散騎常侍季卿有宇量性識博達善與人交襟  
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爲務士以此多之大曆二年卒贈禮部尚書  
孫融立性嚴整善吏事貞元十年歷官至渭州節度使卒

嚴挺之華州華陰人叔父方嶷景雲中戶部郎中挺之少好學舉進  
士神龍元年制舉擢第授義興尉遇姚崇爲常州刺史見其體質昂  
藏雅有吏幹深器異之又崇再入爲中書令引挺之爲右拾遺睿宗  
好樂聽之忘倦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  
門燃百千燈睿宗御延喜門觀樂凡經四日又追作先天元年大酺  
睿宗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經月餘日挺之上疏諫曰

微臣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躬親大禮昭布鴻澤孜孜庶政  
業業萬機蓋以天下心爲心深戒安危之理此誠堯舜禹湯之德教  
也柰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酺累日兼夜臣愚竊所未諭夫酺者因人  
所利合醪爲歡無相奪倫不至糜弊且臣卜其晝史冊攸存君舉必  
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衣冠於上路羅妓樂於中宵雜鄭衛之音縱倡  
優之樂陛下還淳復古宵衣旰食不矜細行恐非聖德所宜臣以爲  
一不可也誰何警夜伐鼓通晨以備非常存之善教今陛下不深惟  
戒慎輕違動息重門弛禁巨猾多徒儻有躍馬奔車流言駭叫一塵  
聽覽有累宸衷臣以爲二不可也且一人向隅滿堂不樂一物失所  
納隍增慮陛下北宮多暇西墉暫臨青春日長已積埃塵之弊紫微  
漏永重窮歌舞之樂儻令有司跛倚下人飢倦以陛下近猶不恤而  
況於遠乎聖情攸聞豈不懷然祗畏臣以爲四不可也且元正首祚  
大禮頻光百姓顒顒咸謂業盛配天功垂曠代今陛下恩似薄於衆  
望酺即過於往年王公貴人各承微旨州縣坊曲競爲課稅吁嗟道

路貿易家產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適欲同其歡而乃遺其患復令兼夜人何以堪臣以爲五不可也書曰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況自去夏霖霖經今元旱農乏收成市有騰貴損其實崇其虛馳不急之務擾方春之業前代聖主明王忽於細微而成過患多矣陛下可效之哉伏望晝則歡娛暮令休息要令兼夜恐無益於聖朝上納其言而止時侍御史任知古恃憲威於朝行詬詈衣冠挺之深讓之以爲不敬乃爲臺司所劾左遷萬州貢外叅軍開元中爲考功貢外郎典舉二年大稱平允登科者頓減二分之一遷考功郎中特勅又令知考功貢舉事稍遷給事中時黃門侍郎杜暹中書侍郎李元紘同列爲相不叶暹與挺之善元紘素重宋暹引爲中書舍人及與起居舍人張叵等同考吏部等第判暹復與挺之好尚不同暹言於元紘元紘詰譙挺之挺之曰明公位尊國相情溺小人乃有憎惡甚爲不取也詞色俱厲元紘曰小人爲誰挺之曰即宋暹也因出爲登州刺史太原少尹殿中監王毛仲使太原朔方幽州計會兵馬事隔數年

乃牒太原索器仗挺之以不挾勅毛仲寵幸久恐有變故密奏之尋遷濮汴二州刺史挺之所歷皆嚴整吏不敢犯及莅大郡人乃重足側息二十年毛仲得罪賜死玄宗思曩日之奏擢爲刑部侍郎深見恩遇改太府卿與張九齡相善九齡入相用挺之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陸景融知兵部選皆爲一時精選時侍中裴耀卿禮部尚書李林甫與九齡同在相位九齡以詞學進入視草翰林又爲中書令甚承恩顧耀卿與九齡素善林甫巧密知九齡方承恩遇善事之意未相與林甫引蕭晁爲戶部侍郎嘗與挺之同行慶弔客次有禮記蕭晁讀之曰蒸嘗伏獵晁早從官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晁對如初挺之白九齡曰省中豈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爲岐州刺史林甫深恨之九齡嘗欲引挺之同居相位謂之曰李尚書深承聖恩足下宜一造門款狎挺之素負氣薄其爲人三年非公事竟不私造其門以此彌爲林甫所嫉及挺之囑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話於禁中以此九齡罷相挺之出爲涪州刺史二十九年移絳郡

太守天寶元年玄宗嘗謂林甫曰嚴挺之何在此人亦堪進用林甫乃召其弟損之至門叙故云當授子貞外郎因謂之曰聖人視賢兄極深要須作一計入城對見當有大用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請入京就鑿林甫將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且須授閑官就鑿玄宗歎叱父之林甫奏授貞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挺之素歸心釋典事僧惠義及至東都鬱鬱不得志成疾自爲墓誌曰天寶元年嚴挺之自絳郡太守抗疏陳乞天恩允請許養疾歸閑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任二十五官每承聖恩嘗忝獎擢不盡驅策驚蹇何階仰咎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爲人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終于洛陽某里之私第十一月葬于大照和尚塔次西原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從仕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焉用爲飾遺文薄葬歛以時服挺之與裴寬皆奉佛開元末惠義卒挺之服縗麻送於龕所寬爲河南尹僧普寂卒寬與妻子皆服縗經設次哭臨妻子送喪至嵩山故挺之誌文云葬於大照塔側祈其靈祐也挺之素重交結



有許與凡舊交先歿者厚撫其妻子凡嫁孤女數十人時人重之子  
武廣德中黃門侍郎成都尹劔南節度使

史臣曰崔日用附會三思以取高位預討韋氏遂握重權自言吾一  
生行事皆臨時制變不必專始謀信矣與夫守死善道者不可同年  
而語也張嘉貞雖不立田園柰急於勢利朋比近習杖姜皎仇先非  
中立之士也蕭嵩位極中令異政無聞樹破虜之勲真致遠之器九  
齡文學政事咸有所稱一時之選也適之臨下雖簡在公克勤惜乎  
不得其死也挺之才略器識不下諸公恥近權門爲人所惡不登台  
輔養疾宮寮雖富貴在天窮達有命彼林甫者誠可投畀豺虎也  
贊曰開元之代多士盈庭日用無守嘉貞近名嵩齡適挺各有度程  
大位俱極半慙德馨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

劉

昉

尹思貞

李傑

解琬

畢構

蘇珣

子晉

鄭惟忠

王志愔

盧從愿

李朝隱

裴漼

從祖弟寬

王丘

尹思貞京兆長安人也弱冠明經舉補隆州叅軍時晉安縣有豪族蒲氏縱橫不法前後官吏莫能制州司令思貞推按發其姦賊萬計竟論殺之遠近稱慶刻石以紀其事由是知名累轉明堂令以善政聞三遷殿中少監檢校洺州刺史會契丹孫萬勞作亂河朔不安思貞善於綏撫境內獨無驚擾則天降璽書褒美之長安中七遷秋官侍郎以忤張昌宗被構出爲定州刺史轉晉州刺史尋復入爲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人爲之語曰不畏侯卿杖惟畏尹卿筆其爲人所伏若此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於宅中掘得古戟十二戔而門加棨戟時人異焉神龍初爲大理卿時武三

思擅權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會之雍州人韋月將上變告三思謀逆  
中宗大怒命斬之思貞以發生之月固執奏以爲不可行刑竟有  
勅決杖配流嶺南三思令所由因此非法害之思貞又固爭之承  
嘉希三思旨託以他事不許思貞入朝廷謂承嘉曰公擅作威福  
不顧憲章附託姦臣以圖不軌將先除忠良以自志耳承嘉大怒  
遂劾奏思貞出爲青州刺史境內有蠶一年四熟者黜陟使衛州  
司馬路訖潛八月至州見繭歎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特表  
薦之思貞前後爲十三州刺史皆以清簡爲政奏課連最睿宗即  
位徵爲將作大匠累封天水郡公時左僕射竇懷貞興造金仙玉  
眞兩觀調發夫匠思貞常節減之懷貞怒頻詰責思貞思貞曰公  
職居端揆任重彌諸不能翼贊聖明光宣大化而乃盛興土木害  
及黎元豈不愧也又受小人之譖輕辱朝臣今日之事不能苟免請  
從此辭拂衣而去闔門累日上聞而特令視事其年懷貞伏誅乃  
下制曰國之副相位亞中台自匪邦直孰司天憲將作大匠尹思

貞賢良方正碩儒耆德剛不護缺清而畏知簡言易從莊色難犯  
徵先王之體要敷衽必陳折佞臣之怙權拂衣而謝故以事聞海  
內名動京師鷹隼是擊豺狼自遠必能條理前弊發揮舊章宜承  
弄印之榮式允登車之志可御史大夫俄兼申王府長史遷戶部  
尚書轉工部尚書以老疾累表請致仕許之開元四年卒年七十  
七贈黃門監諡曰簡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陰陽人後魏并州刺史寶之後也其先自隴西  
徙焉傑少以孝友著稱舉明經累遷天官員外郎明敏有吏才甚  
得當時之譽神龍初累遷衛尉少卿爲河東道巡察黜陟使奏課  
爲諸使之最開元初爲河南尹傑旣勤於聽理每有訴列雖衢路  
當食無廢處斷由是官無留事人吏愛之先是河汴之間有梁公  
堰年久堰破江淮漕運不通傑奏調發汴鄭丁夫以濬之省功速  
就公私深以爲利刊石水濱以紀其績尋代宋璟爲御史大夫時  
皇后妹壻尚衣奉御長孫昕與其妹壻楊仙玉因於里巷遇傑遂

歐擊之上大怒今斬昕等散騎常侍馬懷素以爲陽和之月不可  
行刑累表陳請乃下勅曰夫爲今者自近而及遠行罰者先親而  
後疎長孫昕楊仙玉等憑恃姻戚恣行兇險輕侮常憲損辱大臣  
情特難容故令斬決今群官等累陳表疎固有誠請以陽和之節  
非肅殺之時援引古今詞義懇切朕志從深諫情亦惜法宜寬異  
門之罰聽從枯木之斃即宜決殺以謝百寮傑明年以護橋陵作  
賜爵武威子初傑護作時引侍御史王旭爲判官旭貪冒受賂傑  
將繩之而不得其實反爲旭所構出爲衢州刺史俄轉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又爲御史所劾免官歸第尋卒贈戶部尚書

解琬魏州元城人也少應幽素舉拜新政尉累轉成都丞因奏事  
稱旨超遷監察御史丁憂離職則天以琬識練邊事起復舊官今  
往西域安撫夷虜抗疏固辭則天嘉之下勅曰解琬孝性淳至哀  
情懇切固辭權奪之榮乞就終憂之典足可以激揚風俗敦獎名  
教宜遂雅懷允其所請仍令服闋後赴上聖曆初遷侍御史充使

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咸得其便宜蕃人大悅以功擢拜御史中丞兼北庭都護持節西域安撫使琬素與郭元振同官相善遂爲宗楚客所毀由是左遷滄州刺史爲政務存大體甚得人和景龍中遷右臺御史大夫兼持節朔方行軍大總管琬前後在軍二十餘載務農習戰多所利益邊境安之景雲二年復爲朔方軍大總管琬分遣隨軍要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韋景駿普安令于處忠等校料三城兵募於是減十萬人奏罷之尋授右武衛大將軍兼檢校晉州刺史賜爵濟南縣男以年老乞骸骨拜表訖不待報而去優詔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其祿準品全給尋降璽書勞之曰卿器局堅正才識高遠公忠彰其立身貞固足以幹事類張騫之出使同魏絳之和戎職縮文武功申方面勤于王家是爲國老頃者顧斯側景願言勇退深惜馬援之能未遂祁奚之請然章疏頻上雅懷難奪今知脫屣歸閑拂衣高謝固可以激勵頽俗儀形庶僚永言終始良可嘉尚宜善攝養以介期頤未幾吐蕃

寇邊復召拜左散騎常侍令與吐蕃分定地界兼處置十姓降戶  
琬言吐蕃必潛懷叛計請預支兵十萬於秦渭等州嚴加防遏其  
年冬吐蕃果入寇貢爲支兵所擊走之俄又表請致仕不許遷太  
子賓客開元五年出爲同州刺史明年卒年八十餘

畢構河南偃師人也父憬則天時爲司衛少卿構少舉進士神龍  
初累遷中書舍人時岑暉等奏請降削武氏諸王構次當讀表旣  
聲韻朗暢兼分析其文句左右聽者皆歷然可曉由是武三思惡  
之出爲潤州刺史累除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景雲初召拜左御史  
大夫轉陝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封魏縣男頃之復授益州大  
都督府長史兼充劔南道按察使所歷州府咸著聲績在蜀中  
尤革舊弊政號清嚴睿宗聞而善之爾書勞曰我國家創開天地  
再造黎元四夷來王萬邦會至置州立郡分職設官貞觀永徽之  
前皇猷惟穆咸亨垂拱之後淳風漸替征賦將急調役頗繁選吏  
舉人涉於浮濫省閣臺寺罕有公直苟貪祿秩以度歲時中外因

循紀綱弛紊且無懲革弊乃滋深爲官旣不擇人非親即賄爲法  
又不按罪作孽寧逃貪殘放手者相仍清白潔已者斯絕蓋由賞  
罰不舉生殺莫行更以水旱時乖邊隅未謐日損一日徵斂不休  
大東小東杼軸爲怨就更割剝何以克堪昔聞當官以留犢還珠  
爲上今之從職以充車聯駟爲能或交結富豪抑奔貧弱或矜假  
典正樹立腹心邑屋之間囊篋俱委或地有椿幹梓漆或家有畜產  
資財即被暗通並從取奪若有固慘即因事以繩廳杖大枷動傾  
性命懷冤抱痛無所告陳比差御史委令巡察或有貴要所囑未  
能不避權豪或有親故在官又罕絕於顏面載馳原隰徒煩出使  
之名安問狐狸未見埋車之者揚清激濁涇渭不分嫉惡好善蕭  
蘭莫別官守旣其若此下豈以聊生數年已來凋殘更甚卿孤潔  
獨行有古人之風自臨蜀川弊化頓易覽卿前後執奏何異破柱  
求姦諸使之中在卿爲最並能盡節似卿如此百郡何憂乎不理  
萬人何慮乎不安卿當益堅勿爲後顧朕嘉卿直道今賜袍帶并



衣一副尋拜戶部尚書轉吏部尚書並遙領益州大都督府長史  
玄宗即位累拜河南尹遷戶部尚書開元四年遇疾上手跡璽方  
以賜之時議戶部尚書爲凶官遽改授太子詹事異其有瘳尋卒  
贈黃門監諡曰景構初喪繼母時有二妹在襁褓親加鞠養咸得  
成立及構卒二妹號絕久之以撫育恩遂制三年之服其弟相亦  
甚哀毀並爲當時所稱相官至荊州司馬

蘇珣雍州藍田人明經舉累授鄠縣尉雍州長史李義琰召而謂  
曰鄠縣本多訴訟近日遂絕訪問果由明公爲其疎理因顧指廳  
事曰此座即明公座也但恨非遲暮所見耳垂拱初拜右臺監察  
御史時則天將誅韓魯等諸王使珣按其密狀珣訊問皆無徵驗  
或誣告珣與韓魯等同情則天召見詰問珣抗議不回則天不悅  
曰卿大雅之士朕當別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珣於河西監  
軍五遷右司郎中時御史王弘義託附來俊臣構陷無罪朝廷疾  
之嘗受詔於虢州採木役使不節丁夫多死珣按奏其事弘義竟

以坐黜珣尋遷給事中累授左肅政臺御史大夫時有詔白司馬  
坡營大像糜費巨億珣以妨農上疏切諫則天納焉神龍初武三  
思擅權韋將告三思將有逆謀返爲三思所構中宗令斬之珣奏  
非時不可行刑由是忤三思言轉爲右御史大夫尋出爲岐州刺  
史復爲右臺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珣窮其黨與時睿宗在藩爲  
得罪者所引珣因辯析事狀密奏以保持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  
原免擢珣爲戶部尚書賜爵河內郡公尋授太子賓客檢校詹事  
以年老致仕開元三年卒年八十一贈兗州都督諡曰文

子晉亦知名晉數歲能屬文作八卦論吏部侍郎房穎叔秘書少  
監王紹宗見而賞歎曰此後來王粲也弱冠舉進士又應大禮舉  
皆居上第先天中累遷中書舍人兼崇文館學士玄宗監國每有  
制命皆令晉及賈曾爲之晉亦數進讜言深見嘉納俄出爲泗州  
刺史以父老乞辭職歸侍許之父卒後歷戶部侍郎襲爵河內郡  
公開元十四年遷吏部侍郎時開府宋璟兼尚書事晉及齊幹遞

於京都知選事既糊名考判晉獨多賞拔甚得當時之譽俄而侍中裴光庭知尚書事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謗選院云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爲侮已甚不悅遂出爲汝州刺史三遷魏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入爲太子左庶子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九初晉與洛陽人張循之仲之兄弟友善循之等並以學業著名循之則天時上書忤旨被誅仲之神龍中謀殺武三思爲友人宋之孫所發下獄死晉厚撫仲之子漸有如己子教之書記爲營婚官及晉卒漸制猶子之服時人甚以此稱之鄭惟忠宋州宋城人也儀鳳中進士舉授井陘尉轉陽陰尉天授中應舉召見則天臨軒問諸舉人何者爲忠諸人對不稱言惟忠對曰臣聞忠者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則天曰善授左司禦率府曹叅軍累遷水部貲外郎則天幸長安惟忠待制引見則天謂曰朕識卿前於東都言忠臣外揚君之美內匡君之惡至今不忘尋加朝散大夫再遷鳳閣舍人中宗即位甚敬重之擢拜黃門

侍郎時議請禁嶺南首領家畜兵器惟忠曰夫爲政不可革以習俗且吳都賦云家有鶴膝戶有犀渠如或禁之豈無驚擾耶遂寢無何守大理卿節愍太子與將軍李多祚等舉兵誅武三思事變伏誅其誑誤守門者並配流將行有韋氏黨與密奏請盡誅之中宗令推斷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則反側之子無由自安勅令百司議遂依舊斷所全者甚多俄拜御史大夫持節賑給河北道仍黜陟牧宰還數奏稱言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滎陽縣男開元初爲禮部尚書轉太子賓客十年卒贈太子少保

王志愔博州聊城人也少以進士擢第神龍年累除左臺御史加朝散大夫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爲阜鵬言其顧瞻人吏如鵬鶚之視鷺雀也尋遷大理正嘗奏言法令者人之隄防隄防不立則人無所禁竊見大理官寮多不奉法以縱罪爲寬恕以守文爲苛刻臣濫執刑典實恐爲衆所謗遂表上

所著應正論以見志其詞曰嘗讀易至萃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六二引吉無咎注曰居萃之時體柔當位處坤之中已獨處正異  
操而聚獨正者危未能變體以遠於害故必見引然後乃吉而無  
咎王肅曰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由迎也爲吉所迎何咎  
之有未嘗不輟書而歎曰居中履正事之常體見引無咎道亦宜  
然有客聞而惑之因謂僕曰今主上文明域中理定君累司典憲不  
務和同處正之志雖存見引之吉誰應行之不已余竊懼焉僕斂  
襟降階揖而謝曰補遺關於袞職用忠謹爲己任以蒙養正見引  
獲吉應此道也仁何遠哉昔咎繇謨虞登朝作士設教理物開訓  
成務是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怙終賊刑刑故無小於是舜美其  
事曰汝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理刑期于無刑人協于中時  
乃功懋哉故孔子歎其政曰舜舉咎繇不仁者遠此非明辟執法  
大人見引之應乎季孫行父之事君也舉竊寶之愆黜授邑之賞  
明善惡而紓慝議僭賞以塞違在虞舜之功居二十之一主司得行

其道時君不以爲嫌此非已獨處正應正而無咎矢漁于棠臧伯  
正色賂鼎在廟哀伯抗詞言者得盡其忠聞之不加其罪故春秋  
稱臧氏之正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非異操而聚引吉之所致乎  
魏絳理直晉侯乃復其位邾人辭順趙盾不伐其國此非正體未  
變爲吉所迎者乎夫在上垂拱臣下守制若正應乎上乃引吉於  
下而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交戰於誦正之門懷疑乎語默之境懼  
獨正之莫引忌此正之必亨于嗟乎行己立身居正踐義其動也  
直其正也方維正直而是與何往而非攸利何以明之坤六二直方  
大不習無不利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  
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則不疑其所行也嵇康撰釋私論  
曹義著至公篇皆以崇公激俗抑私事主一言可以蔽之歸於體  
正而已矣禮記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  
焉若以喜怒制刑輕重設比是則橋前驚馬用希言論人苑中獵  
兔以從欲廢法理有違而合道物貴和而不同不同之和正在其中

矣昔任延爲武威太守漢帝誡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上下雷同非國家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任延雅奏漢主是其言此則歸正不回乖旨順義不以忤懷見忌斯亦違而合道晏子春秋景公見梁丘據曰據與我和晏子曰此同也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澹則臣醎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爲和是以濟鹽梅以調羹美乃適平心之味獻可否而論道方恢政體之節俟引正而遵度故曰物貴和而不同劉晏山辯和同之義有言哉若以不同見譏未敢聞誨客曰和同乖訓則已聞之援法成而不變者豈恤獄之寬憲耶書曰御衆以寬傳曰寬則得衆若以嚴統物異乎寬政矣對曰刑賞二柄唯人主操之崇厚任寬是謂帝王之德慎子曰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變法者君上也然則匪人臣所操後魏游肇之爲廷尉也魏帝嘗私勅肇有所降恕肇執而不從曰陛下自能恕之豈足令臣曲筆也是知寬恕是君道曲從非臣節人或未達斯

百不料其務以平刑爲峻將曲法爲寬謹守憲章號爲深密內律  
釋種虧戒一誅五百人如來不救其罪豈謂佛法爲殘刻耶老子  
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豈謂道教爲疑峻耶家語曰王者  
之誅有五而竊盜不預焉即心辯言僞之流禮記亦陳四殺破律  
亂名之謂豈是儒家執林孔子之深文哉此三教之用法者所以  
明眞諦重玄猷存天網立人極也然則乾象震曜天道明威齊衆  
惟刑自王所以垂範折人以法三后於是成功所務掌憲決平斯廷  
尉之職耳易曰家人嗃嗃無咎婦子嘻嘻終吝嚴於其家可移於  
國昔崔寔達於理而作政論仲長統曰凡爲人主宜寫政論一通置  
諸坐側其大抵云爲國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者也然則稱嚴  
者不必踰條越制疑網重罰在於施隱括以矯枉用平典以禁非  
刑故有常罰輕無捨人不易犯防之難越故也但人慢吏濁僞積  
賊深而曰以寬理之可以爲過何異乎命王良御驛捨衡策於奔  
蹊請俞附政疾停藥石於膚腠適見秋駕轉逸膏肓更深鑿人



僕夫何功之有又謂僕曰成法而變唯帝王之命歟對曰何爲其然也昔漢武帝甥昭平君殺人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論左右爲言武帝垂涕歎曰法令者先帝之所造也用親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人乃可其奏近代隋文帝子秦王俊爲并州摠管以奢縱免官僕射楊素奏言王陛下愛子請捨其過文帝曰法不可違若如公意我是五兒之父非兆人之父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乎我安能虧法卒不許此是帝王操法協于禮經不變之義況於秋官典職司寇肅事而可變動者乎我皇睿哲登宸高視嚴廊之上宰衡明允就列輯穆廟堂之下乾坤交泰日月光華庶績其凝衆工咸理聚以正也僕幸利見大人引其吉焉期養正於下位中正是託子何懼乎夫君子百行之基出處二途而已出則策名委質行直道以事人進善納忠仰太階而緝政諤諤其節思爲社稷之臣謇謇匪躬願爲柱石之任處則高謝公卿孝友揚名是亦爲政煙霞尚志其用永貞行藏事業心迹斯在至如水中泛泛天下

悠悠執馭爲榮掃門自媚拜塵邀勢括囊守祿從來長息以爲深  
恥客乃逡巡不對遂無以閒僕也中宗覽而嘉之稍遷駕部郎中  
景雲元年累轉左御史中丞尋遷大理少卿二年制依漢置刺史  
監郡於天下衝要大州置都督二十人妙選有威重者爲之遂拜  
志愔齊州都督事竟不行又授齊州刺史充河南道按察使未幾  
遷汴州刺史仍舊充河南道按察使太極元年又今以本官兼御  
史中丞內供奉特賜實封一百戶尋加銀青光祿大夫拜戶部侍  
郎出爲魏州刺史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俱充本道按察使所在  
令行禁止姦猾屏迹境內肅然久之召拜刑部尚書開元九年上幸  
東都今充京師留守十年有京兆人權梁山僞稱襄王男自號光  
帝與其黨及左右屯營押官謀反夜半時擁左屯營兵百餘人自  
景風長樂等門斬關入宮城將殺志愔志愔踰牆避賊俄而屯營  
兵潰散翻殺梁山等五人傳首東都志愔遂以駭卒

盧從愿相州臨漳人後魏度支尚書昶六代孫也自范陽徙家焉世

爲山東著姓弱冠明經舉授絳州夏縣尉又應制舉拜右拾遺俄遷右肅政監察御史充山南道黜陟巡撫使奉使稱旨拜殿中侍御史累遷中書舍人睿宗踐祚拜吏部侍郎中宗之後選司頗失綱紀從愿精心條理大稱平允其有冒名僞選及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摘發其事典選六年前後無及之者上嘉之特與一子太子通事舍人從愿上疏乞迴恩贈父乃贈其父吉陽丞愷一爲鄭州長史初高宗時裴行儉馬載爲吏部最爲稱職及是從愿與李朝隱同時典選亦有美譽時人稱曰吏部前有馬裴後有盧李開元四年上盡召新授縣令一時於殿庭策試考入下第者一切放歸學問從愿以注擬非才左遷豫州刺史爲政嚴簡按察使奏課爲天下第一降璽書勞問賜絹百匹無幾入爲工部侍郎轉尚書左丞又與楊滔及吏部侍郎裴權禮部侍郎王丘中書舍人劉令植刪定開元後格遷中書侍郎十一年拜工部尚書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令東都留守十三年從外泰山又加金紫光祿大夫代韋抗爲

刑部尚書頻年充校京外官考使前後咸稱允當御史中丞宇文融承恩用事以括獲田戶之功本司校考爲上下從愿抑不與之融頗以爲恨密奏從愿廣占良田至有百餘頃其後上嘗擇堪爲宰相者或薦從愿上曰從愿廣占田園是不廉也遂止不用從愿又因早朝途中爲人所射中其從者捕賊竟不獲時議從愿久在選司爲被抑者所讎十六年東都留守時坐子起居郎諭糴米入官有剽利爲憲司所糾出爲絳州刺史再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穀貴勅從愿爲宣撫處置使開倉以救飢餓使迴以年老抗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書聽致仕給全祿二十五年卒年七十餘贈益州大都督諡曰文

李朝隱京兆三原人也少以明法舉拜臨汾尉累授大理丞神龍年功臣敬暉相彥範爲武三思所構諷侍御史鄭愔奏請誅之勅大理結其罪朝隱以暉等所犯不經推窮未可即正刑名時裴談爲大理卿異筆斷斬仍籍沒其家朝隱由是忤旨中宗令貶嶺南

惡處侍中韋巨源中書令李嶠奏曰朝隱素稱清正斷獄亦甚當事一朝遠徙嶺表恐天下疑其罪中宗意解出爲聞喜令尋遷侍御史三遷長安令有宦官間興貴誚縣請託朝隱命拽出之睿宗聞而嘉歎廷召朝隱勞曰卿爲京縣令能如此朕復何憂乃下制曰夫不吐剛而諂上不如柔而黷下者君子之事也踐雷必繩登車無屈者正人之務也長安縣令李朝隱德義不回清強自遂亟聞嘉政累著能名近者品官入縣有乖儀式遂能責之以禮繩之以愆但闇賢之流多有憑恃柔寬之代必弄威權歷觀載籍常所歎息朕規誠前古勤求典憲能副朕意實賴斯人昔虞延持皇后之客梅陶鞭太子之傳古稱遺直復見于今思欲旌其美行遷以重職爲時屬閔戶政在養人宜加一階用表剛烈可太中大夫特賜中上考兼絹百匹遷絳州刺史兼知吏部選事開元二年遷吏部侍郎銓敘平允甚爲當時所稱降詔書褒美授二子太子通事舍人四年春以授縣令非其人出爲滑州刺史轉同州刺史

駕幸東都路由同州朝隱蒙旨召見賞慰賜衣一副綃百匹尋遷河南尹政甚清嚴豪右屏跡時太子舅趙常奴恃勢侵害平人朝隱曰此而不繩何以爲政執而杖之上聞又降勅書慰勉之十年遷大理卿時武強令裴景仙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逃走上大怒令集衆殺之朝隱執奏曰裴景仙緣是乞贓犯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叔往屬締構首預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有兄弟皆被誅夷唯景仙獨存今見承嫡據賊表當死坐準犯猶入請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則舊勳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有斷自天處之極法生殺之柄人主合專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爲贓數千匹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欲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廷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常又景仙曾祖寂草昧忠節定爲元勳位

至台司恩倍常數載初之際枉被破家諸子各犯非辜唯仙今見承嫡若寂勲都弃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天聽應勅決杖及有犯配流近發德音普標殊澤杖者既聽減數流者仍許給程天下顓顓孰不幸甚瞻彼四海已被深恩豈於一人獨峻常典伏乞採臣之議致仙於法乃下制曰罪不在大本乎情罰在必行不在重朕垂範作訓庶動植咸若豈嚴刑逞戮使手足無措者哉裴景仙幸籍緒餘超升令宰輕我憲法蠹我風猷不慎畏知之金詎識無貪之寶家盈黷貨身乃逃亡殊不知天孽可違自愆難逭所以不從本法加以殊刑異懲貪暴之流以塞侵漁之路然以其祖父昔預經綸佐命有功締構斯重緬懷賞延之義俾協政寬之典宜捨其極法以寬遐荒仍決杖一百涑嶺南惡處朝隱俄轉岐州刺史母憂去官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抗疏固辭制許之朝隱性孝友時年已衰暮在喪尤加毀瘠明年制又起爲揚州長史不獲已而就職復入爲大理

卿累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大夫朝隱素有公直之譽每御史大夫缺時議咸許之及居其職竟無所糾劾唯煩於細務時望由是稍減俄轉太常卿二十年兼判廣州事仍攝御史大夫充嶺南採訪處置使明年卒於嶺外年七十贈吏部尚書官給靈輿兼家口給遞還鄉謚曰貞

裴灌絳州聞喜人也世爲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叅軍時年少美容儀刺史李崇義初甚輕之先是州中有積年舊案數百道崇義促琰之使斷之琰之命書吏數人連紙進筆斯須剖斷並畢文翰俱美且盡與奪之理崇義大驚謝曰公何忍藏鋒以成鄙夫之過由是大知名號爲霹靂手後爲永年令有惠政人吏刊石頌之歷位倉部郎中以老疾廢于家灌色養劬勞十數年不求仕進父卒後應大禮舉拜陳留主簿累遷監察御史時吏部侍郎崔湜鄭愔坐賊爲御史李商隱所劾灌同鞫其獄安樂公主及上官昭容阿黨湜等灌竟執正奏其罪甚爲當時所稱遷中書舍



人太極元年睿宗爲金仙玉真公主造觀及寺等時屬春旱興役不止灌上䟽諫曰臣謹案禮記春夏令曰無聚大衆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災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至夏時雨愆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言兩都仍有寺觀之作時旱之應寔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時作南門勞人興役陛下每以萬方爲念睿旨殷勤安國濟人防微慮遠伏願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匹農桑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救黎元飢寒之弊哉䟽表不報尋轉兵部侍郎以銓敘平允特授一子爲太子通事舍人開元五年遷吏部侍郎典選數年多所持拔再轉黃門侍郎代韋抗爲御史大夫灌早與張說特相友善

時說在相位數稱薦之淮又善於數奏上亦嘉重焉由是擢拜吏部尚書尋轉太子賓客淮家世儉約既久居清要頗飾奴妾後庭有綺羅之賞由是爲時論所譏二十四年卒年七十餘贈禮部尚書諡曰懿淮從祖弟寬寬父無晦袁州刺史寬通略以文詞進駙射彈碁投壺特妙景雲中爲潤州叅軍刺史韋銑爲按察使引爲判官清幹善於剖斷銑重其才以女妻之後應拔萃舉河南丞再轉爲長安尉時宇文融爲侍御史括天下田戶使奏差爲江南東道勾當租庸地稅兼覆田判官轉太常博士禮部擬國忌之辰享廟用樂下太常寬深達禮節特建新意以爲廟尊忌卑則登歌廟卑忌尊則去籥中書令張說謂寬明識舉而行之再遷爲刑部員外郎有萬騎將軍馬崇正晝殺人時開府霍國公王毛仲恩幸用事將鬻其獄寬執之不回兵部尚書蕭嵩爲河西節度使奏寬及郭虛已爲判官累年專見委任嵩加中書令寬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開元二十一年冬裴耀卿以黃門侍郎知政事扈從出關

知江淮轉運於河陰置倉奏寬爲戶部侍郎爲其副寬性友愛弟兄多官達子姪亦有名稱於東京立第同居八院相對甥姪皆有休憩所擊拏鼓而食當世榮之遷吏部侍郎及玄宗還京又改蒲州刺史州境久旱入境雨乃大浹遷河南尹不附權貴務於恤隱政乃大理改左金吾衛大將軍一年除太原尹賜紫金魚袋玄宗賦詩而餞之曰德比岱雲布心如晉水清天寶初除陳留太守兼採訪使尋而范陽節度李適之入爲御史大夫除寬范陽節度兼採訪使河北替之其年又加御史大夫時北平軍使烏承恩恃以蕃酋與中貴通志求貨賄寬以法按之檀州刺史何僧獻生口數十人寬悉命歸之故夷夏感悅三載以安祿山爲范陽節度寬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玄宗素重寬曰加恩顧刑部尚書裴敦復討侮賊迴頗張賊勢又廣敘功以開請託之路寬嘗幾微奏之居數日有河北將士入奏盛言寬在范陽能政塞上思之玄宗嗟賞久之李林甫懼其入相又惡寬與李適之善乃呼裴敦復且以寬之語

告之敦復使氣性疎與寬素不相下以爲林甫推誠於己因願結之且訴其冤先是寬以親故名囑敦復求請軍功至是敦復氣憤發其事林甫曰公宜速奏無後於人尋而敦復扈從幸溫泉宮寬在京城未發遇有敦復下軍將程藏曜郎將曹鑒鑒郴州富人藏曜嶺南首領之子皆有他事與人誼臺告訴寬受其狀捕鑒等鞫之敦復判官太常博士王悅聞之謂寬求其過連夜詣湯所以告敦復大懼促裝待罪因令子婿以五百金賂於貴妃姊楊三娘楊氏遽爲言之明日貶寬爲睢陽太守寬以清簡爲政故所益人皆愛之當時望爲宰輔及韋堅構禍寬又以親累貶爲安陸別駕負外置林甫使羅希奭南殺李適之紆路至安陸過擬怖死之寬叩頭祈請希奭不宿而過寬又懼死上表請爲僧詔不許然崇信釋典常與僧徒往來焚香禮懺老而彌篤累遷東海太守襄州採訪使銀青光祿大夫轉馮翊太守入拜禮部尚書十四載卒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少傅賻帛二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兄弟八人皆明經及

第入臺省典郡者五人寬歿之後第珣爲河內郡太守安祿山反以執父喪將投闕庭恐累其母乃詣河東節度訴誠而退後在母憂又陷史思明授其僞官委任使弟朗密奉表疏至上京代宗時爲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河東道租庸判官

王丘光祿卿同皎從兄子也父同胄左庶子丘年十一童子舉擢第時類皆以誦經爲課丘獨以屬文見擢由是知名弱冠又應制舉拜奉禮郎丘神氣清古而志行修潔尤善詞賦族人左庶子方慶及御史大夫魏元忠皆稱薦之長安中自偃師主簿擢第拜監察御史開元初累遷考功員外郎先是考功舉人請託大行取士頗濫每年至數百人丘一切覈其實材登科者僅滿百人議者以爲自則天已後凡數十年無如丘者其後席豫嚴挺之爲其次焉三遷紫微舍人以知制誥之勤加朝散大夫再轉吏部侍郎典選累年甚稱平允擢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鎰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稱一時之秀俄換尚書左丞十一年拜黃門侍郎其年

山東旱儉朝議選朝臣爲刺史以撫貧民制曰昔咎繇與禹言曰  
在知人在安人此皆念存邦本光于帝載乾乾夕惕無忘一日而  
長吏或不稱蒼生或未寧深思循良以矯過弊仍重諸侯之選故  
自朝廷之始於是以丘爲懷州刺史又以中書侍郎崔沔等數人  
皆爲山東諸州刺史至任皆無可稱唯丘在職清嚴人吏甚畏慕  
之俄又分知吏部選事入爲尚書左丞丁父憂去職服闋拜右散  
騎常侍仍知制誥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病卒中書令蕭嵩與丘  
有舊將薦丘知政事丘知而固辭且盛推尚書右丞韓休嵩因而  
奏之及休作相遂薦丘代崔琳爲御史大夫丘旣訥於言詞數奏  
多不稱旨俄轉太子賓客叢父爵宿預男尋以疾拜禮部尚書  
仍聽致仕丘雖歷要職固守清儉未嘗受人饋遺第宅輿馬稱  
爲弊陋致仕之後藥餌殆將不給上聞而嘉歎下制曰王丘夙負  
良材累升茂秩比緣疾疢假以優閑聞其家道屢空醫藥靡給  
久此從官遂無餘資特操若斯古人何遠且優賢之義方冊所先

周急之宜沮勸攸在其俸祿一事已上並宜全給式表殊常之澤  
用旌貞白之吏天寶三年卒贈荊州大都督

史臣曰有唐之興綿歷年所骨鯁清廉之士懷忠抱義之臣臺省  
之間駕肩接武但時有夷險道有汙隆用與不用而已睿立之世  
若李傑畢構蘇珣鄭惟忠王志愔盧從愿裴漼王丘並位歷亞台  
名德兼著如尹思貞李朝隱折李承嘉竇懷貞辱閭興貴趙常  
奴詩人所謂不畏強禦者也解琬揔兵朔野料敵如神功遂身退  
深知止足茲亦有足多也

贊曰尚書亞台京尹方伯我朝重官云誰稱職傑構珣忠能竭其  
力愔愿漼丘聿修厥德貞蔑大僚隱繩貴戚琬馳令名燕蜀之北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崔文昭校勘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一

劉

昀

等修

李义

薛登

韋湊

湊從子虛心

韓思復

思復

張廷珪

王求禮

辛替否

李义本名尚真趙州房子人也少與兄尚一尚貞俱以文章見稱舉進士景龍中累遷中書舍人時中宗遣使江南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又上疏曰江南水鄉採捕爲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土地使然有自來矣伏以聖慈含育恩周動植布天地之大德及鱗介之微品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用支供易殫費之若少則所濟何成用之儻多則常支有闕在於拯物豈若憂人且鬻生之徒唯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困貧之佹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又知制誥凡數載景雲元年遷吏部侍郎與宋璟盧從愿同時典選銓敘平允其爲當時



所稱尋轉黃門侍郎時睿宗令造金仙玉真三觀又頻上疏諫帝  
每優容之開元初特令又與中書侍郎蘇頲纂集起居注錄其  
嘉真昌言可體國經遠者別編奏之又入門下多所駁正開元初  
姚崇爲紫微令薦又爲紫微侍郎外託薦賢其實引在己下去其  
糾駁之權也俄拜刑部尚書又方雅有學識朝廷稱其有宰相之  
望會病卒兄尚一清源尉早卒尚貞官至博州刺史兄弟同爲一  
集號曰李氏花萼集摠二十卷

薛登本名謙光常州義興人也父士通大業中爲鷹揚郎將江都  
之亂士通與鄉人聞人嗣安等同據本郡以禦寇賊武德二年遣  
使歸國高祖嘉之降璽書勞勉拜東武州刺史俄而輔公祐於江  
都構逆遣其將西門君儀等寇常州士通率兵拒戰大破之君儀  
等僅以身免及公祐平累功封臨汾侯貞觀初歷遷泉州刺史卒  
謙光博涉文史每與人談論前代故事必廣引證驗有如目擊少  
與徐堅劉子玄齊名友善文明中解褐闕中主簿天授中爲左補

闕時選舉頗濫謙光上疏曰臣聞國以得賢爲寶臣以舉士爲忠是以子皮之讓國僑鮑叔之推管仲燕昭委兵於樂毅符堅託政於王猛子產受國人之謗夷吾貪共賈之財昭王錫輅馬以止讒永固戮樊世以除譖處猜嫌而益信行間毀而無疑此由識之委之而察之深也至若宰我見遇於宣尼逢萌被知於文叔韓信無聞於項氏毛遂不齒於平原此失士之故也是以人主受不肖之士則政乖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堯資八元而庶績其理周任十亂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比來舉薦多不以才假譽馳聲互相推獎希潤身之小計忘臣子之大猷非所以報國求賢副陛下翹翹之望者也臣竊窺古之取士實異於今先觀名行之源考其鄉邑之譽崇禮讓以勵已明節義以標信以敦朴爲先最以雕蟲爲後科故人崇勸讓之風士去輕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貞確不拔之操行難進易退之規衆議以定其高下郡將難誣於曲直故計貢之賢愚卽州將之榮辱穢行彰

露亦鄉人之厚顏是以李陵降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故名  
勝於利則小人之道消利勝於名則貪暴之風扇是以化俗之本  
須擯輕浮昔異缺以禮讓升朝則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林獎俗則  
蜀士多儒燕昭好馬則駿馬來庭葉公好龍則真龍入室由是言  
之未有上之所好而下不從其化者也自七國之季雖雜縱橫而漢  
代求才猶徵自行是以禮節之士敏德自修閭里推高然後爲府  
寺所辟魏氏取人尤愛放達晉宋之後祇重門資獎爲人求官之  
風乖授職惟賢之義有梁薦士雅愛屬詞陳氏簡賢特珍賦詠故  
其俗以詩酒爲重不以修身爲務逮至隋室餘風尚在開皇中李  
諤論之於文帝曰魏之三祖更好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  
藝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  
相高朝廷以茲擢士故文筆日煩其政日亂帝納李諤之策由是  
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  
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煬帝嗣興又變前法置進士等科於是

後生之徒復相放倣因陋就寡赴速邀時緝綴小文名之策學不以指實爲本而以浮虛爲貴有唐纂曆雖漸革於故非陛下君臨思察才於共理樹本崇化惟在旌賢今之舉人有乖事實鄉議決小人之筆行修無長者之論策第喧競於州府祈恩不勝於拜伏或明制纔出試遣搜駁驅馳府寺之門出入王公之第上啓陳詩唯希效唾之澤摩頂至足冀荷提攜之恩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覓爲自求之稱未是人知之辭察其行而度其材則人品於茲見矣徇己之心切則至公之理乖貪仕之性彰則廉潔之風薄是知府命雖高異叔度勤勤之譖黃門已貴無秦嘉耿耿之辭縱不能抑已推賢亦不肯待於三命豈與夫白駒皎皎不雜風塵束帛戔戔榮高物表校量其廣狹也是以耿介之士羞自拔而致其辭循常之人捨其疎而取其附故選司補署諠然於禮闈州貢賓王爭訟於階闥謗議紛合浸以成風夫競榮者必有競利之心謙遜者亦無貪賄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於中人理由習俗俗若重

謹厚之士則懷祿者必崇德以修名若開趨競之門邀仕者皆咸施而附會附會則百姓罹其弊絜已則兆庶蒙其福故風化之漸靡不由茲今訪鄉閭之談唯祇歸於里正縱使名虧禮則罪挂刑章或冒籍以偷資或邀勲而竊級假其不義之賂則是無犯鄉閭豈得比郭有道之銓量茅容望重裴逸人之賞拔夏少名高語其優劣也祇如才應經邦之流唯令試策武能制敵之例只驗彎弓若其文擅清竒便充甲第藻思微減便即告歸以此收人恐乖事實何者樂廣假筆於潘岳靈運詞高於穆之平津文劣於長卿子建筆麗於荀彧若以射策爲最則潘謝曹馬必居孫樂之右若使協贊機猷則安仁靈運亦無裨附之益由此言之不可一槩而取也至如武藝則趙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撫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關將長於推鋒謀將審於料事是以丈泉聚米知隗囂之可圖陳湯屈指識烏孫之自解八難之謀設高祖追慙於酈生九

拒之計窮公輸息心於伐宋謀將不長於弓馬良相寧資於射策  
豈與夫元長自表妄飾詞鋒曹植題章虛飛麗藻校量其可不也  
伏願陛下降明制頒峻科千里一賢尚不爲少僥倖冒進須立隄  
防斷浮虛之飾詞收實用之良策不取無稽之說必求忠告之言  
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始旣察言觀行終亦循名責實  
自然僥倖濫吹之伍無所藏其妄庸故晏嬰云舉之以語考之以  
事實其言而多其行拙於文而工於事此取人得賢之道也其有  
武藝超絕文鋒挺秀有効伎之偏用無經國之大才爲軍鋒之爪  
牙作詞賦之標準自可試凌雲之策練穿札之工承上命而賦甘  
泉稟中軍而令赴敵旣有隨才之任必無負乘之憂臣謹案吳起  
臨戰左右進劔吳子曰夫提鼓揮桴臨難決疑此將事也一劔之  
任非將事也謹案諸葛亮臨戎不親戎服頓蜀兵於渭南宣王持  
劔卒不敢當此豈弓矢之用也謹案楊得意誦長卿之文武帝曰  
恨不得與此人同時及相如至終於文園令不以公卿之位處之者

蓋非其所任故也謹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責其冒薦成子之居魏相酬於得賢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路消自然朝廷無爭祿之人選司有謙撝之士仍請寬立年限容其採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叅驗行事以別是非不實免王丹之官得人加翟璜之賞自然見賢不隱食祿自專苟或進鍾繇郭嘉劉隱薦李膺朱穆勢不云遠有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之道長矣尋轉水部員外郎累遷給事中檢校常州刺史屬宣州狂寇朱大目作亂百姓奔走謙光嚴備安輯闔境肅然轉刑部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擢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反爲太平公主所構出爲岐州刺史惠範旣誅遷太子賓客轉刑部尚書加金紫祿大夫昭文館

學士開元初爲東都留守又轉太子賓客以與太子同名表請行字特勅賜名登尋以孽子悅干牛爲憲司所劾放歸田里朝廷以其家貧又特給致仕祿七年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撰四時記二十卷

韋湊京兆萬年人曾祖璿隋尚書右丞祖叔諧蒲州刺史父玄桂州都督府長史湊永淳二年解褐授婺州叅軍累轉揚府法曹叅軍州人前仁壽令孟神爽豪縱數犯法交通貴戚前後官吏莫敢繩按湊白長史張潛請因事除之會神爽坐事推問湊無所假借神爽妄稱有密究問引虛遂杖殺之遠近稱伏湊景龍中歷遷將作少匠司農少卿嘗以公事忤宗楚客出爲貝州刺史睿宗即位拜鴻臚少卿加銀青光祿大夫景龍二年轉太府少卿又兼通事舍人時改葬節愍太子優詔加謚又雪李多祚等罪還其官爵仍議更加贈官湊上書曰臣聞王者發號施令必法乎天道使三綱敘十等咸若者善善明惡惡著也善善者懸爵賞以勸之也



惡惡者設刑罰以懲之也其賞罰所不加者則考行立謚以褒貶之所以勸誡將來也斯並至公之大猷非私情之可徇故箕微獲用管蔡爲戮謚者臣議其君子議其父而曰靈曰厲者不敢以私而亂大猷也則其餘安可失衷哉臣竊見節愍太子與李多祚等擁北軍禁旅上犯宸居破扉斬關突禁而入兵指黃屋騎騰紫微孝和皇帝移御玄武門親降德音諭以逆順而太子據鞍自若督衆不停俄而其黨悔非轉逆爲順或迴兵討賊或投狀自拘多祚等伏誅太子方事逃竄向使同惡相濟天道無徵賊徒闕倒戈之人侍臣虧陛戟之衛其爲禍也胡可忍言于時臣任將作少匠賜通事舍人內供奉其明日孝和皇帝引見供奉官等雨淚謂曰幾不與卿等相見其爲危懼不亦甚乎而今聖朝雪罪禮葬謚爲節愍以臣愚識竊所惑焉夫臣子之禮嚴敬斯極故過位必趨蹙路馬芻有誅昔漢成之爲太子也行不敢絕馳道當周室之衰微也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孫滿猶以其不卷甲束兵譏其

無禮知其必敗由是言之則太子稱兵宮內跨馬御前悖禮已甚矣況將更甚乎而可褒謚此臣所未諭也以其斬武三思父子而嘉之乎然弄兵討逆以安君父則可嘉也而乃因欲自取之是競爲逆可褒謚乎此又臣所未諭也將廢韋氏而嘉之乎然韋氏逆彰義絕雖誅之亦可也當此時也韋氏未有逆彰未爲義絕於太子母豈有廢母之理乎且旣非中宗之命而廢之是劫父廢母亦悖逆也可褒謚乎此又臣所未諭也夫君或不君臣安可不臣父或不父子安可不子借如君父有桀紂之行臣子無廢殺之理況先帝功格宇宙德被生靈廟號中宗謚曰孝和皇帝而逆命之子可褒謚乎此又臣所未諭昔獻公惑驪姬之譖將殺其太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太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君之心也曰然即盍行乎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之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

死再拜稽首乃自縊其行如是其謚僅可爲恭今太子之行反是可謚爲節愍乎此又臣所未諭也昔漢武帝末年江充與太子有隙恐帝晏駕後爲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充典理其事因此爲姦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以誣太子時武帝避暑甘泉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不能自明納其少傅石德謀遂矯節斬充因敗逃匿非稱兵誚闕無逆謀於父然身死於湖不葬無謚至昭帝時有男子誚北闕自稱衛太子制使公卿識視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吐從吏收縛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誚此罪人也遂送制獄天子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義者及後太子孫立爲天子是曰孝宣皇帝太子方獲禮葬而謚曰戾今節愍太子之行比之豈可同年而語其於陛下又猶子也而謚爲節愍乎此又臣所未諭也昔項羽之臣丁公常將危漢高祖高祖謂之曰二賢豈相厄哉丁公乃

止及高祖滅項氏遂戮丁公以徇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夫戮之大義至公也不私德之所以誠其後之事君者今節愍太子之爲逆復非欲保護陛下其可褒謚乎此又臣之所未諭也陛下天縱聖哲所任賢明以臣至愚寧可干議然臣又惟堯舜聖君也八凱五臣良佐也猶廣聽芻蕘之言者蓋爲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也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臣輒緣斯義敢以陳聞願得與議謚者對議於御前若臣言非也甘受謗聖政之罪赴鼎鑊之誅仍請申明明義以示天下使臣輩愚惑者咸蒙冰釋則無復異議矣若所謚未當奈何施之聖朝垂之史冊使後代逆臣賊子因而引譬資以爲辭是開悖亂之門豈示將來之法伏望改定其謚務合禮經其李多祚等罪請從宥免不謂爲雪以順天下之心則盡善盡美矣書奏睿宗引湊謂曰誠如卿言事已如此如何改動湊曰太子實行悖逆不可褒美請稱其行改謚以一字多祚等以兵犯君非曰無罪祇可云放不可稱雪帝然其言當時執

政以制令已行難於改易唯多祚等停贈官而已明年春起金仙  
玉真兩觀用功巨億湊進諫曰陛下去夏以妨農停兩觀作今正  
農月翻欲興功雖知用公主錢不出庫物但土木作起高價雇人  
三輔農人趨目前之利捨農受雇并本逐末臣聞一夫不耕天下  
有受其飢者臣竊恐不可帝不應湊又奏曰且陽和布氣萬物生  
育土木之間昆蚊無數此時興造傷殺甚多臣亦恐非仁聖本旨  
睿宗方納其言今在外詳議中書令崔湜侍中岑羲謂湊曰公敢  
言此大是難事湊曰叨食厚祿死且不辭況在明時必知不死尋  
出爲陝州刺史無幾轉汝州刺史開元二年夏勅靖陵建碑徵料  
夫匠湊以自古園陵無建碑之禮又時正旱儉不可興功飛表極  
諫工役乃止尋遷岐州刺史四年入爲將作大匠時有勅復孝節  
廟爲義宗湊上書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由師  
古師古之道必也正名名之與實故當相副其在宗廟禮之大者  
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爲

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爲太宗  
武帝爲代宗其後代有稱宗者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  
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愍皇帝位止東宮未嘗  
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況  
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  
以臣庸識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闢大猷有司所議以致此  
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務合於禮於是勅太常議遂停  
義宗之號湊前後上書論時政得失多見採納再遷河南尹累封  
彭城郡公以公事左授杭州刺史轉汾州刺史十年拜太原尹兼  
節度支度營田大使其年卒官年六十五贈幽州都督諡曰文子  
見素自有傳湊從子虛心

虛心父維少習儒業博涉文史舉進士自大理丞累至戶部郎中  
善於剖判時負外郎宋之問工於詩時人以爲戶部有二妙終於  
左庶子虛心舉孝廉爲官嚴整累至大理丞侍御史神龍年推按

大獄時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意欲寬假虛心堅執法令有不  
可奪之志景龍中西域羌胡背叛時並擒獲有勅盡欲誅之虛心  
論奏但罪元首其所全者千餘人虛心有孝行及丁父憂哀毀過  
禮鬚鬢盡白朝廷深所嗟尚後遷御史中丞左右丞兵部侍郎荆  
揚潞長史兼採訪使所在官吏振肅威令甚舉中外以爲標準歷  
戶部尚書東京留守卒年六十七季弟虛舟亦以舉孝廉自御史  
累至戶部司勳左司郎中歷荊州長史洪魏州刺史兼採訪使多  
著能政入爲刑部侍郎終大理卿家有禮則父子兄弟更踐郎署  
時稱郎官家

韓思復京兆長安人也祖倫貞觀中爲左衛率賜爵長山縣男思  
復少襲祖爵初爲汴州司戶叅軍爲政寬恕不行杖罰在任丁憂  
家貧鬻薪終喪制時姚崇爲夏官侍郎知政事深嘉歎之擢授司  
禮博士景龍中累遷給事中時左散騎常侍嚴善思坐譙王重福  
事下制獄有司言善思昔嘗任汝州刺史素與重福交遊召至京

師竟不言其謀逆唯奏云東都有兵氣據狀正當匿反請從絞刑  
思復駁奏曰議獄緩死列聖明規刑疑從輕有國常典嚴善思往  
在先朝屬韋氏擅內侍寵官掖謀危宗社善思此時遂能先覺因  
詣相府有所發明進論聖躬必登宸極雖交遊重福蓋謀陷韋氏  
及其謁見猶不奏聞將此行藏即從極法且勅追善思書至便發  
向懷逆節寧即奔命一面踈網誠合順生三驅取禽來而可宥惟  
刑是恤事合昭詳請付刑部集羣官議定奏裁以符慎獄是時議  
者多云善思合從原有司仍執前議請誅之思復又駁曰臣聞  
刑人於市爵人於朝必僉謀攸同始行之無惑謹按諸司所議嚴  
善思十纔一入抵罪惟輕夫帝閤九重塗遠千里故借天下之耳  
以聽聽無不聰借天下之目以視視無不接今群言上聞採擇宜  
審若弃多就少臣實懼焉輿誦一乖下情不達雖欲從衆其可  
及乎凡百京司逢時之奏列官分職有賢有親親則列藩諸王陛  
下愛子賢則胙茅開國陛下名臣見無禮於君寧肯雷同不異今



措詞多出法合從輕上納其奏竟免善思死配流靜州思復尋轉中書舍人數上疏陳得失多見納用開元初爲諫議大夫時山東蝗蟲大起姚崇爲中書令奏遣使分往河南河北諸道殺蝗蟲而埋之思復以爲蝗蟲是天災當修德以攘之恐非人力所能翦滅上疏曰臣聞河南河北蝗蟲頃日更益繁熾經歷之處苗稼都損今漸翔飛向西游食至洛使命來往不敢昌言山東數州甚爲惶懼且天災流行埋瘞難盡望陛下悔過責躬發使宣慰損不急之務召至公之人上下同心君臣一德持此誠實以答休咎前後驅蝗使等伏望摠停書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心無親惟惠是懷不可不收攬人心也上深然之出思復疏以付崇崇乃請遣思復往山東檢蝗蟲所損之處及還具以實奏崇又請令監察御史劉沼重加詳覆沼希崇旨意遂箠撻百姓迴改舊狀以奏之由是河南數州竟不得免思復遂爲崇所擠出爲德州刺史轉絳州刺史入爲黃門侍郎加銀青光祿大夫代裴灌爲御史大夫思復性恬澹好

立言安仁體道非紀綱之任無幾轉太子賓客十三年卒年七十餘  
子朝宗天寶初爲京兆尹曾孫伋字伯之少有文學性尚簡澹舉  
進士累辟藩方自襄州從事徵拜殿中侍御史遷刑部員外求爲  
澧州刺史歲滿受代宰相牛僧孺鎮鄂渚辟爲從事徵拜刑部郎  
中轉京兆少尹遷給事中出爲桂州觀察使桂管二十餘郡州掾  
而下至邑長三百員由吏部而補者什一他皆廉吏量其才而補  
之飲旣至桂吏以常所爲官者數百人引謁一吏執籍而前曰具  
負請補其闕飲戒曰在任有政者不奪所理有過者必繩以法缺  
者當俟稽諸故籍取其可者然後補之會春衣使內官至求賄於  
郵吏二豪家因厚其資以求邑宰飲悉諾之使去坐以撓法各咎  
其背自是豪猾斂跡皆得清廉吏以蘇活其人未幾詔置五管都  
監計所費盡一境地征不足飽其意飲特用儉約處之遂爲定制  
君子以爲難開成二年卒于官贈工部侍郎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其先自常州徙焉廷珪少以文學知名性慷慨

慨有志尚弱冠應制舉長安中累遷監察御史則天稅天下僧尼  
出錢欲於白司馬坂營建大像廷珪上疏諫曰夫佛者以覺知爲  
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  
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  
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徧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  
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  
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  
受持及四句偈等爲人演說其福勝彼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  
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爲塔極治之金以爲像雖勞則甚  
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不愈於禪一房之匹夫菩薩作福德不應  
貪著蓋有爲之法不足高也況此營建事勞土木或開發盤礴峻  
築基階或塞穴洞通轉採斫輾駭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  
義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又役鬼不可唯人是營通計工匠率  
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

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畜獸而不忍殘其力哉又營筑之資僧尼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州縣徵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鬻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且邊朔未寧軍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弊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爲利益一切衆生應如是布施則其福德若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勤於住相周蒼生之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元爲伏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爲上不以人廢言幸甚幸甚則天從其言即停所作仍於長生殿召見深賞慰之景龍末爲中書舍人再轉洪州都督仍爲江南西道按察使開元初入爲禮部侍郎時久旱關中飢饉下制求直諫昌言弘益政理者廷珪上疏曰臣聞古有多難興王殷憂啓聖者皆以事危則志銳情迫則思深故能自下登高轉禍爲福者也伏見景龍之末中宗遇禍先天之際兇黨

構謀社稷有危於綴旒國朝將均於絕縊陛下神武超代精誠動  
天再掃氛沴六合清朗而後上順皇旨俯念黔黎高運璿衡光膺  
寶籙日月所燭之地書軌未通之鄉無不霑濡渥恩被服淳化十堯  
九舜未足稱也明明上帝照臨下土宜錫介祉以答鴻休然屬頃  
歲已來陰陽愆候九穀失稔萬姓阻飢關輔之間更爲尤劇至有  
樵蘇莫爨糧粒靡資不復聊生方憂轉死偶會昌運溝茲難否  
者臣竊思之皇天之意將恐陛下春秋鼎盛神聖在躬不崇朝而  
建大功自藩邸而陟元后或簡下濟之道獨滿雄圖之志輕虞舜  
而不法思漢武以自高是故昭見咎徵載加善誘將欲大君日慎  
一日雖休勿休永保大和以固邦本也斯皇天於陛下睠顧深矣  
陛下焉不奉若休言而寅畏哉臣愚誠願陛下約心削志澄思勵  
精考羲農之書敦素朴之道登庸端士放黜佞人屏退後宮減徹  
外廐場無蹴鞠之翫野絕從禽之賞促石田之遠境罷金甲之懸  
軍矜恤惇整蠲薄徭賦去苛伎淫巧捐和璧隋珠不見可欲使

心不亂自然波清四海塵銷九域農夫樂其業餘糧棲於畝則和氣上通於天雖五星連珠兩曜合璧未足多也珍祥下降於地雖鳳皇巢閣麒麟在郊未足奇也或謂天之烟戒不足畏者則將上帝憑怒風雨迷錯荒饉日甚無以濟下矣或謂人之窮乏不足恤也則將齊暈沮志億兆携離愁苦勢極無以奉上矣斯蓋安危所繫禍福之源奈何朝廷曾不是察況今陛下受命伊始敷政惟新卿士百寮華夷萬族莫不清耳以聽刮目而視延頸企踵異有所聞見顯顯如也何可怠棄典則坐享其望哉再遷黃門侍郎時監察御史蔣挺以監使杖刑稍輕勅朝堂杖之廷珪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殺即殺當流即流不可使杖士可殺不可辱也時制命已行然議者以廷珪之言爲是俄坐泚禁中語出爲汧州刺史又歷蘇宋魏三州刺史入爲少府監加金紫光祿大夫封范陽男四遷太子詹事以老疾致仕二十二年卒年七十餘贈工部尚書諡曰貞穆廷珪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

所撰碑碣之文必請廷珪八分書之廷珪既善楷隸甚爲時人所重王求禮許州長社人則天朝爲左拾遺遷監察御史性忠寒最言每上封彈事無所畏避時契丹李盡忠反叛其將孫萬榮寇陷河北數州河內王武懿宗擁兵討之畏懦不敢進旣而賊大掠而去懿宗條奏滄瀛百姓爲賊誑誤者數百家請誅之求禮執而劾之曰此誑誤之人比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牢固爲賊驅逼苟徇圖全豈素有背叛之心哉懿宗擁強兵數十萬聞賊將至走保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於誑誤之人豈是爲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大懼則天竟降制赦之契丹陷幽州饋輓不給左相豆盧欽望請輟京官兩月俸料以助軍求禮謂欽望曰公祿厚俸優輟之可也國家富有四海足以儲軍國之用何藉貧官薄俸公此舉豈宰相法邪欽望作色拒之乃奏曰秦漢皆有稅筭以贍軍求禮不識大體妄有訟辭求禮對曰秦皇漢武稅天下虛中以事邊奈何使聖朝則效不知欽望曰此言是大體耶事遂不行時三月

雪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草表將賀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降暮春災也安得爲瑞如三月雪爲瑞雪則臘月雷亦瑞雷矣舉朝嗤笑以爲口實求禮竟以剛正名位不達而卒

辛替否京兆人也景龍年爲左拾遺時中宗置公主府官屬安樂公主府所補尤多猥濫又駙馬武崇訓死後棄舊宅別造一宅侈麗過甚時又盛興佛寺百姓勞弊帑藏爲之空竭替否上疏諫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闕其選賞一謀乎三事職一人訪乎群司負寵者畏權勢之在躬知榮者避權門而不入故稱賞不僭官不濫士皆守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下忠於上上禮於下委裘而無蒼卒之危垂拱而無顛沛之患夫事有惕耳目動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供其印束帛無充於錫何媿於無用之臣何慙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遂使富商豪賈盡居纓冕之流膏粱伎行巫咸涉膏腴之地臣聞古人曰福



生有基禍生有胎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選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傾府庫以賜之壯第觀以居之廣池籞以嬉之可謂之至重也可謂之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變愛成憎轉福爲禍何者竭人之力人怨也費人之財人怨也奪人之家人怨也愛數子而取三怨於天下使邊疆之士不盡力朝廷之士不盡忠人之散矣獨持所愛何所恃乎向者魯王賞同諸督禮等朝臣則亦有今日之福無曩時之禍人徒見其禍不知禍之所來所以禍者寵愛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已見其飭矣而今事無改更尚因循棄一宅而造一宅忘前禍而忽後禍臣竊謂陛下憎之矣非愛之也臣聞君以人爲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陛下夫婦母子長相保也伏惟外謀宰臣爲久安之計以存之不使姦臣賊子以伺之臣聞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場危駭倉廩空虚揭竿守禦之士賞不及肝腦塗地之卒輸不充而方大起寺舍廣造第宅伐木空山不足充梁棟運土塞路不足充牆壁誇

古耀今踰章越制百僚鉗口四海傷心夫釋教者以清淨爲基慈  
悲爲主故當體道以濟物不欲利己以損人故常去己以全真不爲  
榮身以害教三時之月掘山穿地損命也殫府虛帑損人也廣殿  
長廊榮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榮身則不清淨豈大  
聖大神之心乎臣以爲非真教非佛意違時行違人欲自像王西  
下佛教東傳青螺不入於周前白馬方行於漢後風流雨散千帝  
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役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繼軌曾不改途晉  
臣以佞佛取譏梁主以捨身構隙若以造寺必爲其理體養人不  
足以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  
長漢魏已降爲不短臣聞夏爲天子二十餘代而殷受之殷爲天  
子二十餘代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代而秦受之自漢已後歷  
代可知也何者有道之長無道之短豈因其窮金玉修塔廟方得  
久長之祚乎臣聞於經曰菩薩心住於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  
無所見又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減雕琢

之費以賑貧下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構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廉清是有唐虞之理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眞實而異虛無重俗人之所爲而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矣當今出財依勢者盡度爲沙門避役姦訛者盡度爲沙門其所未度唯貧窮與善人將何以作範乎將何以役力乎臣以爲出家者捨塵俗離朋黨無私愛今殖貨營生非捨塵俗拔親樹知非離朋黨畜妻養孥非無私愛是致人以毀道非廣道以求人伏見今之宮觀臺榭京師之與洛陽不增修飾猶恐奢麗陛下尚欲填池塹捐苑囿以賑貧人無產業者今天下之寺蓋無其數一寺當陛下一宮壯麗之甚矣用度過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財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人使不衣之士猶尚不給況資於天生地養風動雨潤而後得之乎臣聞國無九年之儲國非其國伏以倉廩度府庫百寮供給百事用度臣恐

卒歲不充況九年之積乎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門不可擐  
干戈寺塔不足攘飢饉臣竊痛之矣疏奏不納歲餘安樂公主被  
誅睿宗即位又爲金仙玉真公主廣營二觀先是中宗時糾封受  
官人一切停任凡數百十人又有勅放令却上替否時爲左補闕  
又上疏陳時政曰臣嘗以爲古之用度不時爵賞不當破家亡國  
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眼見臣請以有唐已來理國之得失  
陛下之所眼見者以言之惟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  
之業自可致矣何憂乎黎庶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  
聖皇帝陛下之祖撥亂反正開階立極得至理之體設簡要之方  
省其官清其吏舉天下職司無一虛受用天下財帛無一枉費賞必  
俟功官必得俊所爲無不成所征無不伏不多造寺觀而福德自至不  
多度僧尼而殃咎自滅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憐之神  
明祐之使陰陽不愆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腐粟爛  
帛填街委巷千里萬里貢賦于郊九夷百蠻歸款于闕自有帝

皇已來未有若斯之神聖者也故得享國久長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孝和皇帝陛下之兄居先人之業忽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恣子女之意官爵非擇虛食祿者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百億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倉不停卒歲之儲庫不貯一時之帛所惡者逐逐多忠良所愛者賞賞多讒慝朋佞喋喋交相傾動容身不爲於朝廷保位皆由於黨附奪百姓之食以養殘兇剝萬人之衣以塗土木於是人怨神怒親忿衆離水旱不調疾疫屢起遠近殊論公私罄然五六年間再三禍變享國不永受終于兇婦人寺舍不能保其身僧尼不能護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何不除而改之依太宗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憂故太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之理國則萬人以怨百事不寧故累卵之危立可致矣頃自夏已來霖雨不解穀荒于龍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成災苗而不實霜損蟲

暴草葉枯黃下人咨嗟未知賙賑而營寺造觀日繼于時檢校試官充臺溢署伏惟陛下愛兩女為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填坑道路流言皆云計用錢百餘萬貫惟陛下聖人也無所不知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上可轉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迴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乃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受六合之怨乎以違萬人之心乎伏惟陛下族阿韋之醜跡而不改阿韋之亂政忍棄太宗之理本不忍棄中宗之亂階忍棄太宗久長之謀不忍棄中宗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觀萬國昔陛下為皇太子在阿韋之時危亡是懼常切齒於群兇今貴為天子富有海內而不改群兇之事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也陛下又何以非群兇而誅之臣往見明勅自今已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營觀加僧尼道士益無用之官行不急之務而亂政者也

臣以爲棄其言而不行其信慕其善而不遷其惡陛下又何以刑於四海往者和帝之憐悖逆也爲姦人之所誤宗晉卿勸爲第宅趙履溫勸爲園亭損數百家之居侵數百家之地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卒使亭不得遊宅不得坐信邪佞之說成骨肉之刑此陛下之所眼見也今茲造觀臣必知非陛下公主之本意得無趙履溫之徒將勸爲之異誤其骨肉不可不明察也臣聞出家修道者不預人事專清其身心以虛泊爲高以無爲爲妙依兩卷老子視一軀天尊無欲無營不損不害何必琤臺玉榭寶像珍龕使人困窮然後爲道哉且舊觀足可歸依無造無營以取窮竭若此行之三年國不富人不安朝廷不清陛下不樂則臣請殺身於朝以令天下言事者伏惟陛下行非常之惠權停兩觀以俟豐年以兩觀之財爲公主施貧窮填府庫則公主福德無窮矣不然臣恐下人怨望不減於前朝之時前朝之時賢愚知敗人雖有口而不敢言言未發聲禍將及矣韋月將受誅於丹徼燕欽融見殺於紫

庭此人皆不惜其身而納忠於主身旣死矣朝亦危矣故先朝誅之陛下賞之是陛下知直言之事有裨於國臣今直言亦先代之直惟陛下察之疏奏睿宗嘉其公直稍遷爲右臺殿中侍御史開元中累轉潁王府長史天寶初卒年八十餘

史臣曰夫好聞其善惡聞其過君人者之常情也寧諂媚以取容不逆耳以招禍臣人者之常情也能反此者不亦善乎李薛等六君吐忠讜之言補朝廷之失有犯無隱不愧古人有唐之良臣也贊曰臣之事君有邪有正君之使臣從諫則聖李薛輸忠救人之命韋韓謹言醫國之病辛王章疏犯顏竦聽張子法言實裨時政

唐書列傳卷第五十一

右文林郎充兩浙東路提舉司幹辦事霍文昭校勘